尤菴集 二十六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七

書

與宋子愼 尚敏 己酉五月

今年是何運氣死了許多人舟村所關非細然誰知其如此關西爲 國尤惜也舟村固欠端好然其所樹立卓異而內行甚可觀豈料身後之謗愈多其子方扶杖守殯而謂之並命尤可痛慘此會約一宋醫與草哀治疔於山房赤城霞標亦一登覽真近年快事也只臨死謗言不止百車然未死之前得斤三田真騃翁所謂如癢得搔者雖九死而不悔也可惜知舊爭以爲媒進之階梯也

又辛亥二月

相念中得褫中書喜聆無恙此外何望蘇堤春色果可愛不免時時獨往竟晷而歸其於癯氣蓋欲如潮鱷之約束而還笑童子之效孟賁耳來書所引佛書某今人灑然晦翁嘗言俗儒宜其為所揮斥也誠哉誠哉讀兩陳此實熙豐間一大公案誠可熟讀第所謂閑樂不知其名為誰遍考宋史諸書而未得其人須訂示之

又甲寅八月

來書深慰近事何必云云耶只欲學季通之不挫耳惟是訖逭刑章而諸賢囚繫竄謫是不敢安也然既

來壽藏一朝　命下則便死便埋殊爲省事矣只恐子孫以我爲戒而不喜正直也

又　乙卯七月

八箇月不得一字書此豈有意思耶即日學況如何此中上有團團天不可謂全無識面者矣然留此亦不可保去留定後一來望也欲通讀朱子大全語類此則雖有焚坑之禍何可已也

又　丙辰二月

來書備悉愚於去春聞君獨留京裡已有所慮矣從此只可杜門看書不與外間一事可也門中不幸宋平昌又作古人傷歎渠若知如此則定不向某門枉

費乞字也一飲一啄自有定分而人自紛紛豈不爲鬼神所笑也曾兒聞挾册踵門須以格言至論使盈其腹免爲禽獸之歸至祝至祝

又丁巳二月

久不相聞見書爲慰曾聞有來意亟令孫兒具騎率以告矣不知有何事故而乃不成行耶自料餘日無多極欲同討朱子大全仍解其難解處與士友共之始欲其來會者不是兒女子戀想之懷也雖有事今日所急無大於此須一掉臂擺脫與茂孫相伴下來至佳至佳

又丁巳十月

半歲奔走所成何事日者仍與相守則當了却幾卷殘書矣豈不有益於人與己耶不聽人言徒招却無限唇舌極可歎也只諫可追須亟來括以爲冬春計如何如何路資已分付於孫兒矣吾比有新症極知難久而所事未了殊以爲撓得見文谷所補則極其精博可喜可尚今欲遍爲一書尤不可無子愼故有是懇幸毋如前之阻澁也如未授衣亦且借着以來則當以縕袍共弊之耳

又 戊午十月

書至殊慰吾添得失眠之症遍宵耿耿而精力不及少時不得誦讀自歎而已疇孫以事西還精神血脉

都付於渠而又非別離之時極令人作惡也魯於朱子大全中勤懇之意屢形於書札不知其何以至於此也今以我大全問目意思識得先生之意矣方今尹鑴非斥先生至有成書將以易天下而舉世靡然從之此實甚於洪水猛獸矣吾意以爲知先生道者多則距彼說何難以故不諒其力之不足冒爲此事令人易知矣吾雖死須與此孫勉卒此業期使今日之心不墜於深井深所願望此孫人物豈易得哉只是因循是渠大病幸常有以警之也千萬千萬聞復有所爲事爲之驚愕也昔年不聽吾言自取狼狽須與徵之勿復爲人所笑也實出肝肺幸勿泛聽也若

爲自家禍福而爲是言則朱先生必大笑之矣千萬只冀專看朱子書以究大業也

答李羨叔 秀彥 庚戌五月

書帶天香落此深谷雖認眷意似不着題耳此病而已矣不須問知也曾有官人猥徵以當行者回顧其中無有知識只以敬事後食爲答矣今玆奉誦也

又乙卯八月

方作書粘封問書復至忻謝何極文谷之歎誠如來諭然以喬木大家能作衝流砥柱毋論進退近遠而其爲世道之重如何也況使彼輩沮諱前謀俾 宣仁不爲惇卞之所辱者此伊誰之功哉承氣力漸勝

甚幸甚幸然必欲輿以東歸林泉眞有力矣

又丁巳十二月

惠書因松川生承拜謹悉多小示諭矣再暮益迫伏惟痛慕彌切愈何以堪居還京之後侍奉支勝亦有讀禮之暇否瞻湝區區仲季社倉之諭誠不敢請而固所願也金川尤幸尤幸謹有小文字略具源委呈稟若行添抹以還則當録在卷末俾同志知之也前月略有暇拘檢散帙忽得尊先筆不勝感涕聊附數語於後謹此封納摧咽之餘亦望收藏以示後人也

又丁巳十一月

冬暖如春今忽墮指此地尚然稍北可知未委饋寒

讀禮之餘興寢如何芎兄歲年佩玦殊可嗟愕相去隔濶嶺海不落莫空爲美談而已茲又以朝夕就木之身斷絕島之論老境壯游似爲快活而自量筋力將未及半途而斃矣亦命也奈何嶼章小菴留意至此感幸何極孤坐無事中有時發一笑之事曩在孝廟朝尹冲舉駁退海尹迁相笑以爲蔂網捉虎今則以蛛絲而縛兕矣豈不是稀濶異事然其中傷必至沒鼻爲渠甚懼也

又 丁巳十二月

歲序已暮祥日漸迫伏惟哀慕崩隕何以堪居一哭筵几永負孤心只增悲痛而已時論不必知而亦不

可不知然無由得知未知如何此道疏會始定于星
俄移義城云未委其終如何也文谷詩錄呈此事雖
小亦足以寓微意而亦於世道不爲全無所補矣今
聞庵僧皆將不保以書告以將去今日形勢安得不
然第聞其崇專由公林緇流忌疾而然或可招致其
爲首者開諭使之回心耶所欲言者甚多而聞隻字
半札多入於麻浦金價故比來則尤不敢不愼也

又 戊午五月

曉才奉 諱北望長慟餘哀恤恤如不欲生忽自丹
山投示閏月十三日惠書心神傾慰不以承拜之遲
爲恨也曾聞美叔除此道亞幕固料其難於出脚而

或意其爲丹山乍動則亦幸其承晤之有便矣果如始料愚者一得眞無虛語也仲豪解網之嗟此一隊家法自古見敗也　宣廟朝人謂栗谷先生每謂人如己所以見欺於人而終不悔也仲豪眞不失此家法也聞李姓以愚出其書爲大恨云此極可笑若自我出之則當出其大者之書使之狼狽也何必舍豺狼而問狐狸也因此而復有竊笑者延平丁亥之疏專以發彼輩私書證成而得萬世公論之　聖批發私書是此中家法而前後反覆是彼中家法李生之與延平同歸亦可謂榮矣極好笑

又己未

坡公有衛子飛來定鴻鵠之句今於子上加覆屋而感歎厚意也此間事何須問而知也朱先生慶元時謂門人以爲趙忠簡在海上日與門人知舊往復酬唱而秦檜不能盡捕而殺之蓋自有天也然使忠簡坐在禍關重洏如今日則必不能往復酬唱矣始知今之君子優於古之一德也好笑餘祝更理會論克己省身以副遠誠千萬千萬〇今日乃外舅忌日也追念亡室不勝愴然也亡室誠孝實有感動傍人者矣

別紙

孟博云滂死則禍塞今日則以滂不死之故禍無

可塞之期每聞章甫過嶺爲之赧渥而傷盡無地可容也至於比來甲乙之論起於鄉里初不足爲憂不料漸漸放濶以至今日似無保合之望極可憂慮其消融鎭定之責非美叔其誰也彼自我殺之之說固非所宜言者而心實求免之說亦涉深文矣昔朱先生被知舊之忿懟而曰是與人鬪而自斷右臂也此誠至論也幸爲世道無憚於出手排亂至祝至祝

又 辛酉六月

蟄伏窮谷病思無聊忽拜尚書知行戒密邇恨不在華陽洞裏日夕相聞也旱極得雨雖晚亦幸而昨日風變亦不尋常不知上天緣何而威怒至此也承有

紆轡意未死前相見豈非至願而恐不易也大抵進不如退自古而然雖以世道言之求退者多則不期好而自好況見德涵書則尤不宜過分水嶺一步矣只時危此極願忠之意切則亦不宜一向退處此在高明量處之如何耳相愛之深故相憂之亦切高臥者聞之必發一笑也

又別紙　辛酉六月

別紙謹悉第未知所謂積謗者何事若是金朴云云則略覩德涵書似不至大段恐不須太存形迹以爲推波助瀾之歸耳　聖上體下之諭誠然矣鄙意則不寧惟是目今誠心憂愛者有誰州境凶詞極可驚

心矣人心如此正當急急悅豫民生以固邦本而或乃置之相忘之地則誠不知所稅之地左右正以此時得處論思之地正宜疾速還朝殫心竭力以補一分半分是乃分義之當然嘗攷栗谷去就之跡苟非上心厭薄則無非趨事赴功之日矣君子之心顧不當如是耶至欲保合士流則寧殫無故之靑陽而不欲其潰裂其至誠懇惻有如是矣今日事恐當以是爲法也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不至於疎濶見笑否

又 辛酉 八月

爲修先墓踵禮郎發行到龜巖疾作投止貴齋舍則來書已至矣披慰不可言日者所蒙 聖諭特出尋

常皇惑罔措只疾病如許雖欲冒昧應　命亦末由也已彼中倥傯曾所稔聞也然靜叔能辦於前令監可墜於後耶○　聖教如此不勝皇悶蓋此書雖出於退溪而其實其門人所錄故荒雜謬誤處時有之　聖學極高明矣豈不能覰破也曰若　筵席竊覩頗有不滿意矣今此校正實是大事而孤陋若是且無別本無以參考尤以爲悶方欲專人以控此意而乏使未能適逢此便何幸如之幸須即爲求覓此書於有處急急專送至望至望道內此書多有之而安東醴泉禮安等處則家家有之愈多愈善矣校後當一一還送萬無見失之理矣各於册面書其主名似宜

矣且此書名於　經筵則曰釋疑而曾見道內諸本則或稱講錄或稱記疑或稱質疑或稱釋疑並以此數三題目問之然後可得也且必有能書者然後可以了當此役而適值科舉難望儒生之助而此道營吏則元無可使者而亦不敢開口者令亦必諒之矣幸命善書營吏在嶺底者四五人使之賫粮來役事急速分付如何此非私事也

又　辛酉十一月

奉此崙書暨孫兒所得別紙數度强疾讀下頓失沈痾之所在略聞政聲日藉令恐罵詈之轉爲口碑也然士夫言行或乖於理致則不足爲士夫矣嘗欲以

兩件朱子說公誦於更化後諸公而無可與公誦者故只掩卷太息而已今具別紙以呈幸寘諸座右如何

京卞等必欲殺元城纔到極南又移極北於東西亦然置之遠惡地殆遍而猶不死則京等又募能殺元城者兼程馳到未及而其人死故元城終得免焉蓋當時君子見嫉於小人者無如元城故當日與後世皆以元城爲過而惟朱先生以爲得中曰元城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今日得中之論何其與元城之所行朱子之所論異耶右朱子說見語類

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某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皐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右朱子書

又壬戌二月

爲問春妍令履神相南來者盛稱政績歆艷何極第亦言復尋杯酌不無損失威儀者京裏士友之來言亦相符此不但於事有害其害於性命者何量目今人物眇然如執事者能有幾人懇乞爲　國家爲門戶爲朋友痛加禁制以恐脫延壽受福之地千萬千萬當今善柔成風誰肯爲執事能進逆耳之言哉千萬見諒也

又癸亥七月

不敢修敬久矣徒有戀思而已即茲殘暑僉侍外凡百如何此冒上待罪之疏反荷勤召之　旨皇隕悶

縮莫知攸措竊聞佐烹者嘗佐鬪則傷嘗與傷俱非可願得郡便養固知令侍之素志而閉戶看書敬爲仲叔誦之也如此則必有無限好事將不止於惡聲之不及而已也

又丙寅正月

新歲既生已落其四矣綿惟膝下聯袂舞彩度日世上榮辱自不入吾心矣不知天壤之間何樂如斯玆拜歲後書果無不平底意恩豈困橫得力之效耶有人來說攸御史發論朴大諫加律而連啓此必是浮薄輩喜事之言推波助瀾極非善事他人之口雖不可塞如或仲豪諸人不能戒飭則豈非可惜也年來

百念俱灰惟願　國家無事閭里安靜得以杜門喫粥送此殘年爾

又　丙寅

荀卿謂性爲惡仍謂堯舜僞也桀紂性也子思孟子亂天下者也馬融自是豪蕩之子而又爲臣母之說以貽萬世之禍曩者賊鑠是祖述者也賤臣遇　孝廟而不敢請黜於文廟者以事有緩急姑待功成治定之日未晚也今者重臣舉　皇朝典章而請之如癢得搔故敢因　清問而獻其愚矣不料無識少年攘臂右袒使既明之重論沮撓於　成命已下之後世道從此大變矣堯舜眞是僞桀紂眞是性而子思

孟子真亂天下者臣毋之云真爲定論矣從前誦堯舜思孟之書者不欲行於斯世矣其將奈何至於執事之遭備盖由髣也救解性義之後論議一變以至於邪論之輩得氣揚揚而朝著爲之靡然可歎可歎

又丁卯五月

泠瀧谷裡得拜千里外問書悅如水石間對酌時也第晨昏之暇湛樂之餘有酒如繩或無乃時忘　聖上恩眷之戒耶常所耿耿於心者故不覺形諸紙面耳此尚今無死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者眞虛語也竊聞盛疏一出彼此皆怒未知委折如何而大抵源頭則無非此漢爲之祟也竊不勝皇恐悶縮也

又別紙

江都事始因滄洲公得聞之蓋此友聞江都之敗以其母夫人必不免冒死進往至三田聞訃衝犯虜陣而入襲斂而草窆於交河江上其在江都稍久故得其事實甚詳矣蓋嘗言權尹事而至其張氏妹則必飲泣嗚咽愚亦不忍問其詳矣己丑愚承　命入臨張修撰來見謂將呈告遞職愚初自下土入莫知其故但曰然乎修撰既去滄洲責之曰修撰之呈告不無意思何其答之冷淡也答曰吾莫知其所以故爾滄洲曰以江都事不無人言故也愚謝曰余則全不知矣大槩愚於滄洲之妹視如一家親滄洲之所不

忍言其故我何心形諸口也甲子秋張世南自京歸路歷訪於村舍渠先提起昔時事曰吾之省事時祖母在世矣嘗涕泣言若聞尹之姓名則我心驚隕矣世南仍又言吾雖後生家親之事豈不詳知祖母常言汝父實無如尹事矣云云蓋愚於張修撰既無所聞於滄洲則人雖有言何足信聽及聞世南之言則益無可言之事矣此事問於世南則可知矣向者尹胤謂我造言而怨之愚不免有分疏之說遂舉滄洲而爲言矣旋即思之只可笑而受之善矣乃有云云其爲不善甚矣追悔無及故昨於疏中略及此事矣夫其困迫於尹胤不得已言之猶且悔責之不暇況

於張乎末世人言如此可怕可怕

又戊辰正月

老砥之悲欲已不已未知此誠何心卽於褫中蒙賜慰書甚慰此心腥庭之拜有因而免眞是塞翁馬也且得罪於彼何如得寵於彼也無乃造物者爲掉了化機耶所示云云之說病思恍忽莫詳源委今朝忽得清風寓公書然後了然若隔晨事矣甚矣今之君子機穽之密也此盖丙寅年偶吟以示延之與致道者也彼輩深藏密鎋以待纔到十四而亟發之欲嫁無將不道之禍此豈他人所爲哉羅也先以檜相僞書挑撥端倪幸賴文谷明哲正直而不得售然其補

也無盡真所謂鹿走山林命懸庖厨者也可發一大笑也台之辱儀乃不推與彼輩而必於仲庚則可憾也已仲庚不是石室子孫耶然此何與於台哉大抵此行雖困逐月有之則亦好矣好笑好笑

又 戊辰七月

日夕馳想匪虚語也杜門呻吟中獲拜遠書如奉談晤慰不可言　東朝違豫已彌月日臣民之憂曷有其極壽洞正以此時以微訾不請而自就休退可謂福人也吾家未有喜事即聞兒子罷官令人幾於不寐也子三亦得便宜矣何恨何恨螳蜋之諭竊恐思之未精也范忠宣陰爲自全之計保護元豐之黨及

元豐得志而亦不免焉此則好謀者敗於謀也曩時小北保護一番諸公甚力後竟得其報此則保者有賢否之異也未知今人以爲賢而保之耶抑以恐脫不賢而猶保之耶彼果賢也則必得其報寧有螳蜋之議其後也大抵范公君子人也一有身謀則不爲 國家計以致 國事之大敗況未賢於范公者何可深疑哉今日事只合歛退自守以尋古昔明哲之迹而已惟打愚所處未能盡善未知如何出塲極可慮也

又 戊辰八月

聞阻新湖之來此何道理吾家本以禍胎方在百尺竿頭豈可以大釁趣之且疇之遞歸是吾家十分便

宜事日夜所願者而或因此而沮焉則豈非大不幸之甚耶幸望深念亟止前議如何如何

又戊辰九月

臣畏無祿　慈懿聖母竟至昇遐普深摧痛不能自已荼惟　聖上五六年間荐遭巨創痘餘元氣亦未復常其爲憂慮何可勝言下書良荷惟孽自己作空汗良善此古語也賤孫雖不得爲良善嘗以謙退無爭爲心矣忽以執事之故反被託臺諫傾長官之罪其於執事未知安也否乎渠於當初即逸家累而隨歸以待狀遞事甚從容矣橫得此不好題目是亦數也然業已如此只得順受而令以　國計不得於私

次行喪儀蒼黃還縣若得成服則即歸待遞矣

又 戊辰十二月

青郊逢別只攬此心杜門寒谷凜然自危忽拜來書慰謝不容言聞膠庠惹起事端此時之義只當以辱爲榮退然自修杜門看書豈非諸生之當務乎以此戒厲家塾如何

答閔士昴 泰重 乙卯正月

才作復書荐奉續遣尤慰尤慰第多悲辭如恨此漢遂謫則晦翁於西山之窴絕無嗟勞語若自歎病重則任運委命自是士君子之達識顧何必如是耶只願善攝以副遠誠

又丁卯十月

思想之懷歲暮增深即拜來書慰瀉無已今日作官豈所願欲第惟甘旨之具不比私家俛勉俯就竊恐在所不已也驪陽已作泉下人痛惜何及然亦使生者起羨耳金槩云云渠以文元先生親子酬酢於大臣之前者此在斯文不是小事故欲知虛實矣頃者金槩兄弟先後來見而所言各異甚矣此時言語之難信一至此哉大抵終得大臣一言罪人斯得則何幸何幸

又丁卯十一月

前日復書即蒙登徹否茲於汝九來遠承問札慰荷

亡已日者金槩來有多少說話略與李相答其弟書有間未知實情終如何大抵李相書並與槩與連山而清脫之其所謂喜事造言者已有所指矣若不罪人斯得而快治之則於栗谷先生大有所害以李相平日議論揆之則豈欲任他放過而已哉然今日此等事向誰而開口哉只自抑鬱而已此紙亦不須示人也

又丁卯十二月

戀中見書慰不可言一言云云豈金槩事耶金槩則明言連山之所做其弟棐則又明言李相之所造俱可驚怪寧有是哉然如此推諉之間適足爲不悅者

之藉重是可慮也聞仁同獄事亦可寒心亦豈此等說話有以助之耶可嘆

與尹體元 以健 復元 以性 甲寅二月

前月廿六日書卽玆承領喜慰不可言第前日鄙書未蒙舒究不勝娓汗此雖無狀幸得遊從之久豈敢謂有求得之意耶正以此時人言嘵嘵正欲其謹於言行耳○前月樞府下人以本府數月例參來納矣其時欲還遞而旋念昔在戊申上京時不用例參鄭相云吾亦不敢用云此則於我還爲不安朱子嘗言在官時生日之儀不可不受者以與同僚相爲贈遺故也云云爲同僚婉轉之意固當如是也然今此與

在京人亦有間故於心終不能安不敢拆封今以送納須好樣處之俾無痕迹如何如何○今番在京時有廩食故不受常祿廩食亦以節用而有餘故亦不受一月之 賜該曹並爲 啓稟則有更爲輸送之教賤臣以爲更辭必更有前 命終於不許故請於該官姑置閭家以爲下來後 啓處之地此蓋癸丑遷 陵時餘規也今玆下來亦旣屢月而無 啓處之事似是書吏輩空然隱沒也須亦問於可問處如何欲通於景能恐渠汨沒於公事未暇及此故不果

又乙卯閏五月

來書慰荷此戴頭以俟此外無餘事也惟談笑於死

生之際此一句是晦翁夫子所稱辨此一句足矣

又 丙辰十二月

前月十七書昨始來到必欲相逢者三學士傳實本朝大關係文字而比得李彝仲南雲路書則頗說有失實處云若爾則日後姦細輩必藉此爲諉並與其可信者而籠罩之矣爲害不細故切欲更爲奉議修刪其所指處使之置水不漏耳

又 丁巳四月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竟至棄背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賤疾又從而猝劇月初幾不可爲至今綿延者眞是意外葬地久以萬義爲歸而惟葬期訖不得聞

知極用欝欝葬時誰肯有指揮者唯體元兄弟是恃耳葬期當在來月而引具窓具一皆蕩然未知如何則可爾引時使之用牛而牛亦不易未知兒子將如何料理但有愍憐而已主與櫝曾使周旋於京裏矣亦未知向誰開口幸須察識俾免狼狽如何凡百俾用進士妻禮當極簡省而所不可省者役夫耳然毋寧蔓葬而絕不可苟尋蹊徑也小大終始切望義財而指導也○銘旌書以孺人矣昨得叔範書則以同春夫人之不書封　贈爲非云聞來瞿然然婦人之封例從夫職故其官教必書從夫職三字今夫職既奪則似無妻封獨存之理且書封贈則一壙之內妻

尊夫早亦豈非未安耶幸以此問於叔範而見示如何然切不可與之爭辨以致外議之紛紛也叔範恐不在京裏故不得作書耳

又 戊午 七月

初二日惠書今朝披復緊審侍履之安何慰如之賤疾無有加減只無加或是藥效耶所用非命於凡醫者藥材亦其所選而今則已盡難矣哉宋史聞成友有見借意可謝可謝所謂先世手澤必出於牛溪老先生者此雖無似何敢不敬謹愛護哉聞愼甫來視隣篆云秋夕必有祭便回馬載送於此便似好渠若相問亦當以此通之耳所謂閔判未知指誰若是老

峰則甚便於一覩而或是九原人則聞其書半在朴和叔許半在鴈浦羅友云不欲以所不欲加人以妨其考閱也大槩先得於成友而只借所缺於朴羅兩家則兩家不至以爲甚難幸裁處之如何今所考定最在此書故甚爲切切而亦想不以爲煩也

又 戊午十一月

因承碩所示微得當初事狀已極驚隕繼得士友書以相參驗漸獲其詳蓋不忍聞不忍言也伯哀求之於古猶有可諉季氏事此何道理固知至情所迫有不暇顧者然爲大舜曾子之所不爲以歸於以死傷生之一節此豈所望於吾人者也往者已無及矣於

今尚不無可追者惟亟用補血之劑得免於危然後難悔之域千萬泣禱千萬泣禱之至極知斯言之不入於耳第有一事僉哀以爲今日事果是先尊丈與大夫人之所願者耶如其不然則可不思所以亟反者乎言至於此不覺泣涕沾腮也更願深思可生之道千萬千萬

又 己未十二月

碩儁來傳十月至月兩度書一似親奉顏面慰幸何可言第審季哀所患非輕以前固知其如此矣亦知他人之不可以口爭矣愍然憂慮不知所以爲說也惟有一事有可以回頭者未知季哀之如此尊大夫

人之明靈得不憂惱於冥冥耶若體此意則因聖人垂戒之意而略用薑桂之滋以求可生之道此豈非尊大夫人所慰悅者耶言至於此不覺涕淚自下季哀亦獨何心而終守偏執耶記昔蔡伯靜守制時朱先生與書曰知所苦向平深以爲慰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爲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況在禮經自有權制耶云云蓋以上下語意觀之則伯靜之疾不至大段而先生之教猶若此其丁寧則孝子保身之道因亦可知矣今以小丸若干奉呈手自鍊成者也幸試吞下以助胃氣如何如何千萬泣禱之至如老物死何足惜海瘴

山嵐一以任之矣惟可憂悶者少輩也趙忠簡自盡以存其嗣者誠達權之義也哉某文云云謹悉哀意惟諸公之意以爲如有一毫失實則並其可信者而不足以取信云而其所證左不翅根據故敢有前書之稟耳此非一人之私愚何敢任意筆削也第未知吉甫所撰文字與傳孰爲先後也○此等往復如欲不用秦法則深藏固弃至可至可朝夕餬口之資殷孫竭力周旋偶有韋居士獲免溝壑庶不爲仁人之所憂也況形迹不便之人則尤不宜着手脚以招拳踢而有害於公私也所係不輕幸諒察也

蕪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字深道如黃太史陳

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今人纔見遷謫者便以爲懼安得有此等人○此在朱子語類中據此則今日辭受之節可以參酌矣

又 甲子八月

備無互極人無不病卽拜遠書知閤中均慶賤屬亦安甚慰所望也尹書自是閭里間匙箸之爭何足勤士夫之憂慮惟此漢則良發深省耳沃疏吾友不知幾微故不能痛禁耶可歎可歎始實細事漸漸放濶人心之淆薄乃如此耶

與尹體元 癸亥三月

孫兒來歸喜聞凡百俄又見來書甚用慰豁新婦成

昏之後一日不可仍留矣今朝家見方修舉墜廢之日縱不能有所補助忍以身犯之爲人藉口耶此決不可因循須於此月內津遣如何

又 乙丑八月

思想常懸得見前月晦日書備悉示諭矣竊聞時議一二此豈吾儕開喙時耶惟先師謂栗谷落髮之誣則終不得不略辨之蓋諸疏猶不詳盡而惟攻人是主故都歸於助瀾耳然尚此遲遲者誠有所待以晦翁議范淳夫之義推之此漢之爲罪人大矣

又 丙寅閏月

戀中拜書慰寫則不可言所示南君事不忍聞不忍

言渠不但從前情義之篤愚在海上每徒步忍飢往來不絕至於巨濟時亦冒死往入將以收骨而歸矣今則以老病不能匍匐往哭孤負多矣何以爲心只有痛哭而已牧蔘之示誠善喻也然求之不得則不去何俟不求而自至則恐無是理也且不得於上官亦須視事之是非而已恐不可專咎於人而徒自怨也未知如何

又 丙寅七月

曾兒苦戀中入來極慰老懷仍拜下狀尤用欣荷三學士追 恩可謂世道之光榮也迎諡之時奉迎神主於貴衙與龍陽一並焚黃事甚便好而第宗法至

嚴恐有識禮者之所譏也然龍陽已安於貴衙校理文之奉安於陰城已違宗法矣今敢於前而不敢於後亦似無說此則只在高明財處之如何耳

又丁卯四月

深峽中殘紅新綠相映交繁恨不得一往其間慣聽偉論也人來拜書悅然坐我於西臺大屯之間也今事彼輩猶知虜之可恥鑵之可惡是則愚之妄言之功也況　聖上以彼輩爲胡紘沈繼祖是不以賤臣者不爲晦父之徒也老年光華至此之極還以榮爲懼也

又戊辰正月

復元何處至此以尊家忠孝之至而不蒙神佑天道之舛何至於斯初六日聞訃骨肉之痛亦不過此與兒輩設位慟哭萬事已矣更無生世之念也因念尊至情摧割不覺其傷生死者有知豈不悲泣於冥中耶況先祀之廢否遺孤之保護專在尊一身爲父母傷孝猶爲聖人至戒況以兄弟而憂惱先靈乎伏乞千萬節抑必求可生之道千萬泣禱之至

又 戊辰 七月

續承書慰甚疏本君平奪取於混孫而還送並送景能書能書蓋預慮吾之或進言也蓋愛 君之心根於天畀而不能自閎略略納約而外人之意如此

聖主可謂孤立可爲痛哭然兩金與體元之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矣昨因貴書亟作別本只陳待罪之意將追送換取之際能平書適至故並別本不送耳前本既是未進者須勿洩也程書分類此愚與京裏少輩積年用功者曾見致道書與仲和相議則南臬無可託寫役者遂託於完營云故兒子在官時愚作完營書請還其書甚懇而訖今漠然不答新伯至則推得似難幸須爲我雖未及寫一一計數推取以投至仰至仰方伯於此等酬酢固不暇及而君晦任之則優爲之矣所示謂愚侵辱牛溪之說誠可一哂愚雖喪心何敢如是但吉甫在時每恨沙溪先生不滿於

牛溪先生至有不遜語而與人相歐愚若欲侵辱牛溪則此時何無一言乎非惟自無一言甚以相詰被歐者爲非矣朱子以長短聖賢爲癡人計父祖年甲程子見人論先輩短處則曰爾輩但學其長處退溪則曰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愚嘗服膺雖尋常先輩不敢輕議況牛溪乎但吉甫時時不遜於沙溪者則實由於不滿牛溪之故也去年適與同甫酬酢吉甫事也略說當時曲折時語及牛溪而無一毫自我論議是非之事也若問於同甫則可知也聞彼欲上疏攻我果爾則愚亦悉論從初曲折以辨之矣然後彼此之疑氷解矣

答尹復元 別紙 己酉七月

春秋大義數十有因事而見之凡例矣三田事雖傾漢水不足以洗其汚自惟年數不足朝夕入地則此事恐遂因循晦昧故因其人義理之說而遂言之人之以相較爲言則當初已知之矣然何可拘小嫌亦何暇顧一己利害也此義苟明於世則身雖滅死萬萬無恨矣愚竊不遜每自謂以爲知我者其惟從臣疏乎罪我者其惟從臣疏乎未知尊以爲如何

元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七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八

書

答任大仲 壁 丙午九月

兩書駢至足慰當時掩柴之懷也只執辭過謙見與浮實甚令人不安也世道衰末百僞爭出吾儕只得謹守先賢遺法着實明得着實行得而已不然而只曰師弟子云者則其爲媿恥有甚於市捷故從前不敢當人之推許倘荷諒此從此刊去節文只以金盌相與則乃相信之至也猥蒙愛憐傾倒至此未知吾友以爲如何也所詢墮落果非虛矣然所乘如狗固無傷也退溪筆終得上屏真作傳家寶耳仍誦晦齋

年來漸省經營力長對青山不賦詩之何殊自悚作也

又 丙午十月

不聞有疾今承其已何喜如之此乍歸厭煩日思山中無乃畢竟作入定僧耶曾見晦翁聞友人病病有書云聞來駭愕且言賢者清修寡欲何以有此此四字直令人刻骨常有此心故聊以奉誦耳

答洪叔範 得禹 壬子十二月

時烈頓首再拜言疾病喪威人事廢絕茲承下翰始審哀侍兩遭同氣之慟德門禍故何乃至此神理之舛一如是耶時烈私門不幸家兄喪逝於初秋纔經

襄葬摧慕方深去聆忽聞同春兄疾革倉皇徑赴則始能握手與語三日以後則復不能焉而居然觀化在渠則固能全歸終事而豈謂棄我如遺耶今已倏忽二旬矣音容日遠而以書來弔者皆以斯世之慟爲言斯豈非實語耶哀侍之書讀來未半不覺淚落入紙豈老懷易感而然耶末由面叙徒增哽噎

又 甲寅五月

在山時遠奉褫中書甚慰傾戀之思而又縷縷示諭殊荷不遺之盛意也今日無論小大而一以務安苟得爲事其能自拔於流俗者鮮矣今茲來意甚使人心魂惶惶也同春之墓草已宿而親友間紛紛轉甚

九原有知必不能瞑目以此益有望於叔範諸賢益篤侯芭之義不徒尊尚其人而惟其心之是師耳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僭悚僭悚此餘喘僅僅昨者忍死來赴　國哀未敢入都門而歸想增齒舌然義實有所難冒奈何天時甚熱侍奉增珍

又　別紙　甲寅十一月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彼槽令餘悸未定其言似當如此然時輩若欲從頭理會則固當靜俟以承其鋤治不必先自退縮有若求免者然矣惟未安之事及於同舂則似不可一日居也第看朱子語類丙辰以後者語類小題目也直卿云云一條則可知矣蓋當

時朱子之所歎不在於羣小而只在於朋友耳○今日之禍雖始於己亥驪人甲主貳宗之說而其轉加千層則實壬子同春疏有以激之也

又 甲寅十二月

春兄祥事昨日已行坐想愴咽而已承此遠書有所說及益用悲慨也時事至此譬組無心果如來諭但在當初其屈有爲則今日去就似當斟酌也館儒疏章並舉春兄或不爲無說而但以寧閼九地之人並爲驅入於醜虜塲中亦所不忍豈館儒之意或出於此耶第聞賤罪既勘之後則當有泉壤之謫然則自是先後事耳然舉可置之莫說也惟講學一句語極

令人警省目今法門衰敗此事並將題目而滅熄矣若得如叔範倡率同志默默加功既晦者復明則同春之目必將瞭於地中矣

又 別紙 乙卯五月

即見汝根知在楮島想像清絶之趣不覺神往也如見西鄰君須問漣姦所作洪迪碑也渠亦人也敢以栗老與汝立同科耶世道至此奈何奈何聞許君往見其文稿於其座而歸說人如此云故及之

又 丙辰六月

緬惟侍外起居如何同是南徼而相聞益不易可歎可歎人或言先大爺清德因謂叔範何以自賴愚謂

叔範大懿之徒也必有禦人之物舊習未革亦將禦人而食復何所憂此雖戲語亦豈憤痛之所發耶此無損於泉裏而爲此說者其不能享福乎然置之勿復道可也只願閉戶看書培養本源以爲增益之地而已此頃患六次疳疾餘喘厪厪未知何時溘然爾然不敢自昧時閱書册矣文谷甚進庶將依歸何幸何幸餘萬何能一二總惟默會

又 丙辰十月

聞有赦命果能北歸否歸家亦歸也歸盡亦歸也不甚相羨也可一笑所需文字猥尋同春遺意謹此草定第欲效其語法而旋學不成實邯鄲步也然勿以

示人恐再到南徼也

又己未八月

酷罰偏禍天何不仁況大碩人就世實古今之所罕聞豈世教益偷人心將斁故其理不得不警動民人而俾歸於篤厚耶承音以來不覺聲咽而淚濕此亦難誣者然也伏乞勉加蔬食毋以孝傷孝千萬泣禱之至數月來不敢作一字書今於哀侍不忍不破戒死罪死罪然亦不敢成狀伏想俯諒也

又壬戌九月

聖廟之議少輩之無意思者猝然輕發以致無限不好事至於恩津儒生發文致詰則將無收殺矣始惟

叔範不使之停止矣今因賤孫而所疑氷釋矣八路通文叔範想亦疑我如我之始疑叔範也老悖如愚者不能有無於世矣如叔範人地誠願終始留意毋使泉下人有憾於拱手慫視也此紙覽後即滅也

又 甲子五月

遠承問書慰瀉無已別紙甚荷相愛彼之所言皆我實病只有警惕勉厲而已但不合背面言之以起無限事端耳目今直分橫潰藉藉紛紛莫可收拾而今又出此別料添助其勢此豈人力所及實天誘其衷也奈何奈何崔疏之妄作慨歎何極少加裁損叔範真知我心哉曾聞砥台及老峰於此論甚峻亟以書

報砥台則聞已回頭矣又報於砥台使因砥宰轉以
警效於老峰矣未達而已有榻前論斥事機之誤
節節如此是亦運氣所關也奈何愚於時事縱不能
一分補益豈欲分裂至此耶消磨鎮定之心炳然如
丹而力不能矣惟連礪諸人有欲陳疏者竭力止之
又西原諸人相會通文亟以書止之而僅止於京稟
亦然力所可及則可以如此其所不及處則亦沒奈
何矣奈何奈何

又 甲子十一月

懷鄉日蒙問札祗俟來使索答矣忽聞晦孫疾劇心
神驚動不知不覺冒夜作行中路適又雨雪沾濕凝

凍幾作道殣才稅而病果大作僅得服藥得汗矣忽於數日前痰熱上衝急取新汲下之而症情頓加兼且兒病尚在危境此間情懷何可盡言略到近圻聞時論惟愕莫可收殺此實存亡之大關捩不知孰主張此令人痛心疾首也第有大可恃者吾友前書說及某宰之亡而深有悼惜之意秉心持論如此而又爲儕流所信服若誠心鎮靜則庶救得一半矣 聖上仁明國勢危急中夜以思自然流涕綳惟叔範巨室大家想不止如賤子之心矣中心所激敢儗素蓄不知者以爲病風也幸須毋洩也

又 乙丑正月

八日書不得在家承拜以致官使再至索答其勤甚矣殊爲未安也春寒惻惻視冬尤甚未知南中亦然否此歲改卽約致道兄弟入山校書頗有意趣其兄弟忽以家內病患蒼黃出去忍寒雪裹孤坐窮山殊無意思故昨日歸到懷鄉矣在山得疇孫書忽被臺劾輾轉對吏之際本館以停四學通文入選則渠以爲四學以尊道學尚節義之事被停則不可苟從故欲從獄門下來此後未知有何等交象而渠若得閑致力於書冊則不無所益或是塞翁之倚伏也別紙極荷不鄙略有所報而不敢索言者自顧此身實今日罪人竊觀藝館通文則其結末摠歸於此身而謂

四學如見肺肝令人不覺渾身皆青負此重犯何敢開口論事乎雖效金人三緘猶恐不免也此中諸生欲爲栗翁辨明而恐非其時故見方力止未知肯止否也

別紙

別紙謹悉比年以來誠不欲提說時事客歲偶有感觸中夜無眠回思今日見信於儕流者無如叔範子直數人故略有所及矣旋思之此雖出於憂時愍俗之忱而在我之道則只合閉明塞兌以終殘年而已且謂叔範一笑而置之不料還賜指教丁寧懇惻之意溢於言外若使人人秉心如此則何憂乎時事之

不濟也至如深以所望於叔範者還以責我則實非其人矣一自尹鑴侵侮朱子舉世恬然不以爲怪而惟此愚妄者不量己力之不足妄加詆排與一世爲仇此蓋當初不承先大監誠心指教使彼氣勢益張此則明不燭理之罪也其後則又攻之太甚斥之太過並及其黨與而言語過當至於傷人而後已以此輾轉至於今日而極雖復擢髮以誅何足贖罪此一種禍敗則實不敢辭其罪而至於金朴之戰云云未知誰爲是非而波瀾一動山嶽崩摧雖有智者莫可如何耳在昔　宣廟朝栗谷先生以至公血誠極欲調濟保合而一毫不得身自狼狽終不免焉況其餘

乎然既往則不諫而近事則益可惶恐實非人力天實爲之奈何奈何深入山間抱木枯死而已此外恐無道理也如何如何○深入山間則不爲助戰之卒而猶免於招禍亡國之罪此稍安於義而無食無田無所可往眞所謂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者也○今日崛起謀進之人則不顧國事惟謀峻望此則不可與言惟巨室大家子弟則必不然矣而時有不然者眞所謂靡哲不愚奈何奈何

又 乙丑十二月

悄然空山意緒無聊忽拜來書備悉多少示諭區區慰幸難以名喻朱先生嘗見晝簇遭火而題跋曰三

災厄會仙聖亦不免耶今吾友道雖高妙而不爲勾
漏令尚在地上服烟火人道之禍何可免也可發一
大笑也○朱先生爲邑未嘗饒豪右故泉漳人至貧
選士人訴於大臣以壞其垂成之美政況於今日乎
惟今羅事誠未易處眞實貧民切不可鞭扑催督其
豪右悍吏恃頑而小不動念以蓋草晩蕩滌此則何
可寬恕也且貧殘下戶最畏官令萬無逋負之理此
亦朱先生狀辭也且念上流重地最宜關防留意國
事者無不以是爲言令監其無意乎今見受　恩之
示誠不勝感感於心妄此容喙勿以示人如何

又丁卯七月

病伏山中作一希夷惟見疇錫黽勉而去矣俄聞其知舊爭以爲入非其時心甚驚憂以爲　聖明在上有何危機敗症而然也今茲拜書亦有危怖語益令人疑懼不知所稅也與替禍福自有上蒼所恃者此耳此今夏不死眞是異事然所苦入秋不蘇幾何而不隨餘暑而盡也早晚山中得一款晤則何幸如之而老物命薄動輒累人兼且入山筋力恐未易得也凉氣乍動只冀以時加愛慰此遠誠○黃延豐今在何許此公平生跡奇塞實恐宜

與李汝九　箕洪　戊申

前夜病病不成剪燭話翌朝徒增送後思茲者書來

深慰旅懷也淵源録疑義敢以臆見稟諸下方幸訂示然否如何六文是謂六書之法耶或是別有六篇文字耶未詳大抵主意以一管筆寫六文而字樣不好故遂打疊此心不復有習書之心云耳

又 戊申十一月

相離數日已有戀思之苦茲奉問書殊慰此心所諭別紙之語殊非平日所聞於師友者蓋初學但當着力於爲己下學之功而不可有欲速之心何可遽望其眞知哉眞知之事非大賢以上則難可遽也至於灑然處尤非造次之可到者要是到濂溪地位然後可見此境界也末端所問非可容易說破者要之如

人飲水各自冷煖何能以一槩斷定也其說甚長要非面論則難竟也

又癸丑十二月

來書鄭重甚荷不鄙驟江贈語每欲奉報而一病三冬無意筆研之役訖茲遷就茹恨而已竊惟其所論說有警於賤謬者甚深蓋人之經營富貴設色相高者固不足道而至於美其文詞好其言語務以勝於衆人者無他其病根皆從此一字生出而如賤謬者不能醫治勢將以此終身矣今吾友已知此字罪過如此之大其能知之端即能治之藥推此以往將無病之不攻無過之不改矣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然人

得淹貫耶其間無所疑否愚則窒碍處不勝其多盖嘗劄録若干條要以奉質矣今便又似未的故不敢耳曾以栗谷先生入學圖猥蒙反復未竟其說而遭此遷移其紙未免失去如荷更示則何幸何幸

又 庚申七月

觸熱迎勞荷意深矣迫切感戢即玆秋始僉侍餘學履如何瞻係區區此攜書入山魚鳥歡迎紫閣獼猴何故亦世情也可一笑二程書分類二十四册不動者五册因平澤便呈納幸更爲編摩便於尋討如何日者奉知有意故敢此耳

又 別紙 甲子六月

別紙謹悉盖久矣箴規之道衰也是以徒有朋友之名而過不聞非不格世道愈至於不可爲矣何幸今於哀侍而得見古人之道也迫露不渾然誠有之矣第所謂迫露者豈所言迫切而淺露之意耶然則正與所謂深厚相對矣因記朱子之說而有感焉大抵此事煞有不得已者今請略陳之盖自鑄也攻斥朱子世不以爲怪愚不自量力妄加觝排夫朱子之道如日中天雖鑄輩百千有何所損耶惟是舉世風靡至以爲勝於朱子則其爲害甚於洪水猛獸矣餘人不足說彼大尹乃以坡山餘派八松賢子顧反黨助甚力愚不勝憂歎相見必極力竭論以爲王通之學

非諸儒之所可及而至其擬春秋作書褒貶諸國則朱子斥之以爲僭王之罪況鑵乃敢掃去朱子註說而自爲新書思所以易天下此實斯文之亂賊春秋之法凡亂賊必先治其黨與今公當先鑵而伏法愚言痛切如此而彼終不回頭及其沒而其諸子受鑵之奠儀則其交道之終始不渝可知矣尋常爲世道深憂永歎而屢形於言言之必衝口而出不覺其已甚其逢怒於其後人無恠也今其後人斥我之心術言行不遺餘力愚也少從師門雖熟聞心術隱微之處必當謹其天理人欲之辨然行之不力不能窮理克己理未窮故或以人欲爲天理己未克故從人欲

去者常多彼之所言實我頂門上一針今當猛省而亟改之矣復有何說惟其提起其先德以爲追脅之計則誤矣而其徒之攘臂紛紜尤可笑矣今之論者若曰渠是何人而敢以距詖放淫自任云爾則愚當言出而自服矣然孟子以能言距楊墨爲聖徒而朱子釋之云云則雖厮徒之賤未知其不敢言也夫所謂因記朱子之說而有感者何也朱子嘗以東萊不攻異端爲深厚而亦病其爲害不少今哀侍實以深厚望我此固善意然竊以爲深厚之云便於身圖而不便於世道也如使此漢果爲便身之圖則當初鑱說之行也當爲依違之言以自免於曩日之大禍矣

雖經大禍而猶不知悔可知氣質一定而不可變也如是矣此則不得不仰思先哲而有感以爲若有朱子力量之萬一則必無今日之紛紛矣或以爲對人子弟議其父兄之失殊非道理愚又以爲朱子與東萊書極言榮公家學之謬而不以爲嫌東萊亦不以爲怒故當初此事之發也欲與彼從容商量以遜辭爲書以開其端而彼乃盛氣如山罵詈層加仍生無限葛藤此則此漢見事不明之致也雖悔莫及凡此所言實感哀侍見規之誠心敢竭其顚末幸切勿示人也不知者以爲病風喪心而又益其唇舌也千萬秘之

前後書備悉鄭重之意先銘復有二義在紙跋考訂而更教之後書所胎別紙意甚勤矣誠不欲多言以速人道之禍而來教既出於誠敢不以實奉報當初賊鐫之攻斥朱子也此漢妄意觝排則大尹必瞋目張膽反攻此漢不遺餘力矣鶴寺之會崔疏並舉同春者是失實矣伊時大尹及李參判惟泰及余相會復以鐫事相爭末後語稍屈則乃曰陰陽黑白則彼當爲陰爲黑矣大尹先去余謂李曰吉甫今則豎幡矣李曰吉甫外雖莊嚴內實虛怯其言不可信也余責李曰何其不信人如此也及皆罷後得大尹書則

却反前言余以書謝李曰有知無知須較三十里云矣聞大尹歿後其諸子聞吾以爲言其第二尹往李問其虛實李曰某聰明而吾則衰鈍實忘之矣先公在時吾輩有所質責實無忘憚兼用戲謔相會之際亦有甚於虛怯云者矣然吾能忘之而彼不忘忘者是賢乎不忘者是賢乎云矣然其在今日彼兩家豈曰眞有是事乎必以我揑造虛言故不欲與人言矣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九

書

與權致道 尚夏 乙卯十一月

去晦得大哥書略知近履今於顯道便遂奉下狀知遭莽戎之警可知天地許大而七尺軀難得安頓處也此自八月得水土疾指突嗾血腹脹諸症一時並發無藥餌可試只依程先生治瘧法決去水泉以洩地氣亦未知奏功否也未涯奉除歲寒益保○致道之深入不獨取江山之勝而已反有意外之遭時輩若曰爾避吾輩而去今如何也致道笑答曰今所遭特其小者云爾則足備今日一勝談矣客有過

者說此話相與一大笑今以奉呈亦或捧腹也

又 丙辰十二月

才因士友斯占懷鄉者聞知臨訣大懿之人一感一懼即於左閫裨來承拜前月初九日所賜書備悉示諭不覺江海之相遠也世事之談誠爲無益此不但載禍而餉在我苟有實用力處則此等悠悠非惟不足置意間亦有所不暇也春兄起自九原還入土中俯仰今昔愴涕何極習懶成性舊業益蕪此非有省察之功何能覺其如此其所警於昏惰者多矣驪尹之復入豈無意思然此漢於死生斷置已久不至驚怕也圍中食乏自是例事然亦不至羅雀掘鼠而乃

爲故人憂有此相濡既感厚意而還笑飢餓之說流傳太遠遂使黃江逸人遽作蕪湖居士也且伏念朱先生嘗以爲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是不受天命也今日只可免死以俟刑誅恐是粗安於吾心也未知致道以爲如何歲律將換只祝茂納鴻休以慰遠誠

又 丁巳至月

慰書之外復得寒暄之問實不覺嶺海之隔也歲惡如此得無奸良嘯聚之處耶比看何書憂中有樂樂中有憂此正吾輩今日事也不然而悠悠以負可惜光陰則此與失志而悲愁放曠者何異近日如朗州

眞可敬服心有所懷有此傾倒悚仄悚仄○蔡君時鏡已得出場否此事極可怕豈鵝孫欲實其言而鑄出耶身在山林命懸庖厨豈但麋鹿而已耶可怕可怕

又 己未三月

久不相聞勢則然矣忽於李孝子行得拜前月十七日下狀極慰如渴之思第承有所問而不見報極用驚訝每見崇札輒心眼俱開忙手相報豈當時傳書者未的故欲俟日後因循至此耶此亦因元闇禪自謂同里者奉候矣今無見領語古所謂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者實先獲也聞有雷澤之占孤露曾經

此事最爲傷心伏想無相異也看書想有日新之功而見諭以不至全廢者是惟日不足之意也益令人歎歎也周易於傳義所主何居鄙意以爲傳則可作別義理看則其味無窮若以爲解釋經義則恐有窒礙處也如何如何此中事不敢每書瀆告也惟死期日迫則想不待言而料得也前日下問切乞更爲録示俾得反復而因以求教幸甚

又庚申閏八月

天下事苦無十全江風岸葉秋來益覺夢寐吾友於此中泉石亦未必不如此也即惟此時專一世清福其樂有不可告人者矣第未知書中眞樂與六一公

孰爲多少耳此杜門省罪此外無可說

又辛酉九月

廿許日相守對床此殆治任後所未有者私幸孰大焉兼且竊覩蔬食菜羹不嫌其薄若無簞瓢意趣何能如是尤不勝歎仰也釋疑更看一下疎漏尚多投進後亦覺有放過處不免因士友請其追補未知其終如何也別後見看何書極有相會過冬之計未思其穩便處幸有商量處否深谷中五六家農村則似好矣

又辛酉九月

傾溯懸懸忽拜尚書示諭縷縷一似親奉談晤更承

相觀之益極慰窮寂之懷且審有丹丘之遊坐覺清氣襲人信乎烏石靈源去人不遠也此校役以後神氣都脫一似大病後貌樣自憐奈何釋疑追補條別紙呈納又玉堂諸賢略報以不上平一條不知當時何故放過如此也對床處固知龜尾之好而但大近船路慮有人事之撓也當俟疇孫歸商量更報耳惟是昨者自　上別遣掖庭人問疾而去此時動着極似難便竊恐宿計差池極用耿耿也惠魚悅然豕豹遂想湖江風味恨無剡溪雪棹也知讀大學須有疑處否最是聽訟章大小註有不相應處曾入思相訂否不得面稟臨風悵然也○竊伏聞章甫得請綱惟

孝思追憶乙亥年中爲之愴咽也

又壬戌七月

自奉小牘一向不聞動靜尤增戀菀忽茲非意承拜崙書兩度欣瀉慰豁不容名言蓋久矣世衰俗末知舊書札只是死生安否之問而已義理經史之云未有睹焉豈料衰老垂死乃得吾致道而蒙以古義相處也區區自慶蓋難勝說而惜乎餘日無多恐不得卒承嘉誨也大全劄目承議訂其疑處此實孤陋之始願也早晚見示何幸何幸大全不但與語類異同其自相異同處亦多觀於學蔀通辨可見矣此等處只可虛心平氣熟讀精思則庶可見其所以然而亦

有並行不悖者不必遽欲定是非於早晚之分而決取舍於造次之間也丹陽文字意正文暢議論安敢到乎但有一處有可商量者故冒鐵還稟來晦之示不勝翹企滑石切於兒輩泄痢珎荷無已春兄長抱只是今明人傷慘不忍言　御筆之刋倘或速就誠是海外之一幸也

又癸亥三月

春序向暮此時靜中起居如何戀溯亡已此休致之請竟蒙　恩許便作一閑人矣一棹鴉軋江路不阻而只緣疾病沉痼深伏族邸可知人世好事無多也劉凝分類二件工夫其已卒業耶湖西伯以文谷言

送致百卷紙除出四卷以給崔美伯其餘九十六卷
今因觀水令公送呈考納如何兩頭各有封表矣

又 癸亥四月

即玆淸和江岸尤奇綿想幽居興致不勝神馳也前
後書俱蒙登照否此休致之後已作閑身便可南歸
而病外亦爲朴和叔所牽挽尚此濡滯然麋鹿之性
不堪紛囂今玆出郭已知塵事之少不覺快適也朱
子封事奏劄今將註解進 御蓋和叔所建白也自
今日爲始而精神昏耗不可獨任切欲得致道略來
相助幸暫釋耕雲之手勉爲一旬之計如何如何事
係斯文想不厭聞故敢此煩聒千萬千萬其處所文

殊僧伽等也

又 癸亥五月

世道變蟫不勝憂虞前月有關東之遊始欲歸覲陳情而退路聞因我妄發諸臺避嫌辭說紛紜皇恐惶恧不免徑歸江上適遇尊庶叔於舟上聞令胤嘗藥爲之奉慮此漢之不遲其歸蓋以亟欲邀左右者對校朱書劄疑大臣亦以聞於筵席故尤不敢遲滯也今所聞如此極以爲撓也卽日差劇如何如不至大段則可以專委令胤而來會耶深企深企

又 癸亥五月

賢叔舟行略修一書已蒙登照否此間承宣相守雖

甚悶慮然明間當去後則都無事矣燕子日長殊宜佔畢未知何日惠然耶日夕凝佇也

又 癸亥閏六月

前書稽謝常自歎歎復此耑人撫存采增媿謝數日前得李同甫書則要討朱書劉疑未備者甚緊即欲專仵以稟而家苦乏人稍俟暇隙以致先仵尤恨不敏引罪之章依納草本今日承　批故並此呈去耳朴疏時人註解有同墨守誰敢齟齬亦未知得失何居都憲未知意思如何然嘗見晉書有云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水禦石虎正符此令今日事也前劉末端事若知有今日則必不以奉累矣自有朴

事追悔無及矣

又 癸亥七月

兩度別紙與書俱至悅然面對承晤慰豁不可言且許多委折一語一字無不分明曉解此實熟讀朱書之效恨不相與揖讓乎武夷灘溪之間共請千聖相傳旨訣也時事殆於寢驚夢愕不知終如何出場耳吾儕幸此閑適只願與人無相干涉了此數卷殘書以明當年辛苦著述以惠後人之本旨爾問目一紙皆甚停當一依此改定原書以送湖營矣此比來病甚日夕委頓兼且酬酢浩汗未得少頃停泊晦翁所謂不免有偷心者實是準備語也

蟬聲益清懷想可知即日靜履何似就白大全劉凝昨承 聖諭亟欲校進而疾病如許尚未始功日夕皇隕秋夕後則斷不敢遷延切願臨會剋於卒業如何如何吾儕一番讀過大全亦非小事也深企深企會處或華陽或魚村或此墳庵唯命之從耳幸於此便商示也

又癸亥十月

別日寒甚相念之心訖茲采深只緣貧家乏使未得伻候茹恨而已其或諒之矣未委尊嫂所患旋即有喜而看書閱理無有妨碍否馳溯非虛語也此中事

大槩仍昔而玉堂官承　命下臨句絕進講册子皇媿其非堪然數日後當了矣賤疾視前略減而寒事猝急塞竇擁衾意想殊不佳也打愚歸期不遠未知致道何間踐約日夕凝佇耳

又癸亥十一月

今日之慶可卜億萬斯年雖十吉甫何能盡頌也前月蒼皇西上仍西出香谷與和叔雲舉從容又歷過城裏自　上聞將南去引見於溫室　舜彩照人玉音諠然誠不覺喜躍也登途二日承旨兩度宣　諭而不敢承　命今到槐衙聞致道亦不適奉慮無已見今如何可續舊游否深企深企孫兒猥忝科名不

教而出世憂甚於幸日夕耿耿幸左右之警策俾不至迷方也

又 甲子 正月

鑾處西郊忽聞有十起憂十四乘忙入京投進 誌文十五登 對是夕出城行到萬義略見子病今朝始到姪子痘疾處千辛跋涉生意殆盡加以中間承旨三來史官再至 聖旨勤懇愈往愈深此心皇隕何可勝言到清邑得見褫中書令人心目俱開不覺重嶺之阻也固欲進往延槐之境奉邀以卒前事而以事仍向懷鄉餘日無多而虛負至此奈何奈何承欲來會曷勝喜竦第以路遠爲慮幸賴天佑終屈鞍

轡何慰如之而不敢望也茲倩一力敢此耑報

又 甲子三月

自聞有重戚即欲修書奉慰而山居乏人付遞屬耳每歎事不如意茲奉初一日惠書知先以書垂問雖未承拜益媿不敏也背腫之示尤深驚竦喜今良已也今日果能隨喪東去否窆後如未能臨此此將賫書相邇以了未卒之業耳盖湖伯有歸意屢徵此書矣孫兒誠不欲其褰裳涉波矣今日已被藝館之催督相對首鼠莫知所决曾於領左揆及若干新進懇其周旋無使狼狽矣竟墮深井見信於人之難至此哉校事必欲待左右故曾未動着矣

又甲子七月

昨於延禀承拜問書甚慰戀思即裁答札倩其因便傳納早晚當徹也所校書其入節酌者已送湖營而復懇其只謄兩件而愼毋登板矣昨得其答則刊意甚決似不可回頭矣又報以不可之意而且謂如不可已則鐫而藏之爲善云未知終出于何耳大抵始不峻拒終至難處是可恨也答尹書久在前却間矣十餘日前渠又以書來其豪健之意十減七八仍似有哀懇者節略前日草定者並有故新語未知渠以爲如何也中洞人數日前物故念昔游從之密不覺涕潸也渠自是好人而乃爲子姪輩所誤狠狽更無

餘地極可傷痛尹之後書及所答書今令疇孫略報大槩耳

又甲子九月

金便所投書承拜慰甚玆於官祗荐奉廿五日所遣尤不勝藏戢也此中事實無可言惟是李尹合勢詬辱之言不復以人理相處幾於使人出其胯下好笑好笑切欲從速入山而孀女開月將自尹宗移居此中當俟其安頓然後可以動着矣高明之遠來政自不易亦難於久留若然則姑俟此漢動不動而前却亦可耳仄聞時事洶洶往而益甚孫兒正以此待褫入榮次窮寐憂慮莫知所稅惟冀其早爲脫出也

又甲子十一月

日者奉別至今惘然　國練日去就京裏親舊少輩皆不欲入來如老峰諸公以爲不然而至於光城再書以勉之自家於義未精數日紛拏於心去夜叩諸神明得復之震正是朱先生所嘗值則猥濫極矣還不勝惶恐也蓋以本卦推之則本義所謂正義明道等語有不計謗議之意而惟之卦所謂遂泥者有一步難進之象而象所謂未光者尤合時義事實故已草疏本將淨寫之際來書忽至是亦一著蔡故疏計又變未知竟如何歸宿也果若成行則晨入夕出不與人相見以免酬酢閒悔吝則庶不爲朋友之羞矣

大小江魚珍荷無已○歲後計將何居欲一月相聚於靜處以畢校事未知入手否懷鄉甚苦紛紛矣

又 乙丑二月

倉猝解携之後此亦卒卒西歸蓋禍孽已始而諸君疏議甚銳故亟歸而止之也貧家乏人不得奉候然何嘗不日往來於心也即茲春溫侍病外學履珍重此即到華陽蓋欲奉邀以卒校役而又慮或有事故則即欲委進以爲一旬計蓋爲春江正好而兼於賢主人有所懇也倘有西山拒客之意則或魚村或延境水石佳處皆無不可幸商量而亟示之如何如何時事聞知否文谷略發扶正之論而衆矢同的不免

引入云砥柱亦折矣奈何奈何老夫唇焦口乾僅止疏議當無宋子愼之禍矣不待吊豎而可全邦耶

又 乙丑五月

暑雨沉鬱綿惟靜裏學履珍衛此比甚憊劣長委枕席誠是不佳消息奈何奈何劉凝舊湖伯必欲開刋而以時事紛擾力止而止昨者渠以新本三十五册舊本二十一杏送來今因周卿完封以呈幸得對校者校過其顯然差誤者直改之如何時事自洪疏以後益令人憤歎而只以嫌疑不敢輒爲辨明計昔范淳夫不能卽辨伊川之誣則雖非純師而朱夫子猶以爲非況於今日則罪不可贖然胸中甚勃勃將忍

不得投竄之日可來相別也此非戲言也

又乙丑六月

曾以一書並劄疑新舊件筒封付延宰替納矣其已視至否暑氣甚盛此時起處外凡百如何瞻溯不能已此中只得仍昔而痿恭則尤甚矣竊聞京裏以洪憲落髮之疏又生一場紛挐而先師文元先生爲一證佐始欲進一疏略爲分疎矣今聞以四學之疏聖上明燭其誣罔然世道則可爲寒心矣其不然之實不但見於東游詩序比見林石川詩集則又十分明白矣未知學疏文字果如何也大抵此事了無出場憂念怵迫罔知所出也劄疑之校其能下手否訛

舛必多不獃反覆也餘祝加珍

又乙丑六月

數日前承拜遞中復書備悉憂迫之諭奉慮之心不異已事也何故運氣之不佳至此之荐耶賢姪之疾尤可念也此比患暑泄寢食全廢而校役浩大亦不可緩故强用精力殊非老病所宜不得已倚疇孫爲助奪渠看書之功殊可惜也春兄文稿取去後事全未聞知如洪叔範趙子直諸公在京何憂其疎脫也惟講義等書或有差失則非小事也學疏後三學士詆斥深矣此後事絶不聞知然豈能但已耶朱先生以西江波浪之句謂可以泣鬼神者有以也夫東游

詩序中所謂非俗儒三字尤爲明證者極是極是曾見林石川集乎其中明據亦有之矣

又 別紙 乙丑七月

別紙謹悉先師文集幾盡校過惟近思釋疑廿許板未了而一面淨寫非久當進上耳上時欲依寒碧所示並入文字援引范淳夫不即辨理伊川而見非於晦翁夫子以自罪矣其紛紛謗議則有不得恤者矣滄浪一款則不敢擅削當並寫去以俟重叔諸人之去取矣秋浦文字尚未泚筆其中一款姑未知如何處之耳渚老文字才了草本忽有京書以爲其平生竭力以斥鑵而於浦老反爲贊揚則不得爲公正之

筆是日金君平自外至亦說所聞於人者大槩與京書一套矣昔年雖微有所聞而亦不至如今所聞故大家皇恐亟招宋炳夏言之且要見浦老文集則答以無之且曰我祖於此老極其尊尚且撰謚狀其所揄揚無復餘蘊吾等於此不敢有所與知此一路又甚逕庭不得已以直相報於一善使君矣俄得光甫書如此未知此事終亦如何出塲憂慮憂慮忠疏未知畢竟如何此事無有了期不知山谷泣鬼神之詞復發於幽人志士之口耶石川詩孫兒録奉而此出於柳君燁然家印本人家必有藏此者更須尋討而見之也

才因越人拜問寒碧使帶書踵至備悉示諭矣浦碑二義當依改自餘當於越人回細報也越祠所須皆已粗副而唯奉安祭文未暇而使懇於執事須勿固辭俾訖緛儀幸甚此文當於六先生脚下略叙其平生而於畢命處則不敢切切矣須預入思量如何

又乙丑七月

昨因寒碧便並謝二書矣先師遺稿數日前已上四册方校者可二册明間當訖矣光甫慟惜何極鄙書以爲不無可虞之端者今日例以開豐生秦爲能事安知亂言之終不出也以此文相戒以毋汎應誠至

言也第如青陽之諾甚舊者則不可食言而以茲多口之身復入是非叢中豈是忠於智者越文昨書已告矣幸須銘念勿使大事狼狽也伻俟凉生未寒一番相會須預思穩處也魚村略有所忘其次立石以滄江避靜伯之義推之則亦未知如何也凡百細入思量巴山則去貴居稍遠每妨於家憂故如是耳○越祠記文須點檢以副也祠額之老筆尤不宜若以寒碧八分換之則甚好幸爲周旋也

又乙丑九月

承知霍症危重喜今良已狀式所疑來示精當疏草迫於遺稿進奏事急乘忙草定以初本並空緘上送

俾付寫手書呈爾後當令疇孫送納矣或自致道徑取以見亦無妨也大槩始陳進稿之意繼以辨誣之辭而據初爲言遂舉當初栗翁入山時留別朋友書蓋其入山不專在於陷禪也以是說話甚多多言而訾病必多矣此後招拳惹踢任之而已○既辨師誣則朋友亦其次故並及江都事矣

又 乙丑十月

寒事已屆未委近況如何相念懸懸看書其能不住否所看何書此自月初病忽纏身食飲頓絕亦不飢乏雖無痛楚處而呻吟之聲連續不絕似非醫治之症女子葬日已迫而將不得臨訣此恨如何不料政

院微稟有醫來之　命醫言以爲不至大段然何可信也疏草已自嘖孫傳示否未知如何　聖上明斷快雪落髮之誣斯文之幸孰大於是第於鄙疏後有此指揮此身可謂頭粘頸上矣然二先生之誣清脫無餘則九死而亦無所悔矣賴天之靈危喘得延則此地不便於調病切欲深入以相密邇而何可望也劉凝校過已能幾何也此事極用耿耿

又乙丑十月

崑書遠問良荷良感不知所言廿二掩藏亡女悲念益切五情不翅如割也賤疾粤自月初而苦中間幾死不料政院微稟以有遺醫　恩命惶恐隕越添一

大病也目今痛勢雖歇而元氣萎苶貼身枕席未知命物者將如何處分也漫筆落髮之誣不敢不伸辨文字既入之後大觸時輩疑怒然猶不以越海招冤指日犯闕爲案優幸多矣可一笑副本曾自疇孫處覓呈否慮或未也使確孫呈納其得於父者覽後還擲如何其未是處指迷則尤幸也始欲葬後不負宿計今病如許只有耿耿之懷而已

又 乙丑十二月

昨書登照否樸頭不知所在未得奉副可恨將欲請於老峰更依原制而造成若因此而人家皆知其制則亦一用夏之漸也切有所告壁確二孫茲有議親

處欲於正歲或仲春並行冠禮而顧此疵陋荒僻處雖欲奉要來教之人先自歉怯不敢開口矣惟計吾友不甚鄙夷爾時寧適不來而我之所思則更無他矣然此兩月間有故無故有不能知倘蒙明示則切擬臨時遣一子弟依禮奉戒也玆敢預稟幸望賜教如何

又 丙寅正月

寒事猶緊起處如何戀涕常懸懸也日者金生兄弟歸傳惠書備悉示諭矣盖愚之慙丁是實情而非飾也況於禮事寧有讓抗之理乎然是則皆是設辭也吾家冠昏每依家禮使宗子主之前頭事宋元錫當

爲主人而有故則從子基學代之矣惟前告日期似將有前却者自來月望後以至冷節有何事故耶欲知之矣昨夕得暗孫録示一紙敢以謄納此事似不可中止其入　乙覽則似當以完寧家本矣　啓下之後刊事正急劄疑之校不可少緩而日寒如此賤軀既不敢動彼中事故又如此奈何奈何冠事既畢則當不時往入山裏爲相聚計或仍至高居亦不難矣未前須專一校過可疑處一一付識以待會時議定計似宜矣聊翁末年汲汲於通解之役至欲請於朝今則已有　上命其可少緩乎只恐註解或失以負　聖意得罪斯文耳

日氣稍舒綿惟靜裹履用康迪日有新得之功矣昨者便還承拜下復書謹悉示諭仍審所侍偲候向平實幸實喜無以爲言惟是旬日已迫孔懷之痛益復難堪不覺愴涕也此一如前書所云而入耳者無非大罵之言始若皇媿而今則若固有之矣兩曾冠事今得殷疇書請行於今月十七日而殷欲及期來會故敢遣姪孫奉宿焉第行路泥濘跋履良艱是不敢安有道若許並臨則何幸大抵既蒙臨賁則因欲奉留了當校役蓋因金生聞來教之後仍欲遲留以待同春家綝儀然則事事甚便節酌新編及舊編劄疑

盡數隨來幸甚寒碧許若報行期則必有所付之信煩爲留神也

又丙寅三月

尼行今日果啓耶彼之辱我之說切無分疏只曰然歟然歟似得矣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朱先生尚云是皆考實而非誣君子處謗之道當如是也如或一毫辨白則大違朱門正法矣千萬千萬

又丙寅四月

辭疏已呈縣道否相念不能已劉疑單行之說始聞於延之而只見行凡例有不可猝變故不免因循矣今茲金爺所示如此此不惟符於諸意於鄙心亦甚

傾耳故已以奉承報去此後則勢當以此歸一而從事矣須合前後草本而編摩名以大全劄疑可也亟欲趁鎮南之約會諸友商量而孫兒之疾有不忍棄去者故不敢生意賴天之靈萬一有回生之意則終不負舊要矣欲知近況兼稟此事褫走鴈僧幸賜回示如何

又 丙寅四月

劄疑有改凡例之議即修奉告之書將付歸便而其便不辭徑去方以爲恨茲者　聖上至遣史官取索草本其右文嘉惠之意至矣只懼吾輩用功不勤不精有所孤負也今茲書　啓不免詳陳委折幸賜詳

覽如有可改者與玉汝相議改之無妨也大抵必以一件進奏而亦必以一件存留以爲吾輩校正之地而在彼者恐於二件有缺在此初本一筒送納或可以補缺障空也其在華陽者不記當時取去與否也大槩孫病或有生道則當力疾出往以受指教而不可必殊以爲撓左右遞職後倘荷來會則何幸而尤難望也餘在前幅不復一一〇史官去後事欲知之須囑史官得一驛卒見示爲望

又 丙寅四月

前書深慮奉報無階茲拜郵卒所帶前書深慰所望只四册元來一件而今又進 御萬一重台諸公不

如吾友所戒或致亡失則非小事也此中草本又十
杏送呈此類中如或有四册之初本則幸矣吾儕不
可於此鹵莽以孤　聖上至意此中煩煎如是未得
合席料檢日夕憂皇而已

又　丙寅五月

續拜手札眞如朝暮遇者何幸何幸疏　批慰諭勤
至仍有　召命皇懼罔措也精義凡十册也欲依中
庸例節入於或問逐條之下而入梓此亦當費許多
精力及物事而自料餘日無多且不沮而見助者絶
少奈何奈何此事惟致道是恃須與同甫諸友了當
如何前去冠服中樸頭據語類則當有垂脚兩隻而

貧家未辦今幸備而用之如何此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太樸則似不着矣

又 丙寅五月

前江漲溢想抉心神瞻滑不能已冠事已行而凡百嘉吉否劄疑一册校訖奉納其中頗有修改處此事眞是欲速不得也此後工夫當輸在論孟集義未暇他及此事專靠左右而已幸掃除他事一意下功如何此間惟林德涵可與商量而聞其　除命頻仍恐難議此也

又 丙寅六月

官便歷傳鄙書否炎暑此酷未委盛履如何即見楊

山疏本誠有所不可知者愚之當初獻言只爲　聖
上尊尚朱子書曾命賤臣抄録其關於　聖學者熟
讀於乙夜賤臣者以爲朱子之片言隻字發揮以惠
後學此正其時故敢因劄疑之　命略及拾遺之說
矣不料其有妨於修省弭災之道也且既曰尊賢稽
古之大體則尊賢而用賢者之言稽古而遵古人之
道正是聖學切要之務不知何所病而齟齬若是耶
其所指斥竊恐不但在於此也大抵愚昧者略識外
間氣色故昨於史官歸敢以劄疑不以死力辭爲
啓矣今果有此疏此後劄疑事當如何切欲更進一
疏極言刊行之非宜未知如何幸密以見教也

又 丙寅七月

無備兩極不但良事人無不病箇中老者尤甚而兼有疾憂此間事不可盡言未委此時閤中凡百一向均安否同甫雖不能源源相見常以密邇爲幸矣今其去矣曷勝缺然之懷聞將就別於江上想有多少說話恨不得與聞也和叔疏録呈槩詳其意蓋爲當此遇災遑遑之日固當一意於消弭之道而此等零瑣文字不須汲汲勞煩　賡念其意不但在此朱書拾遺也若只是拾遺則此數板剞劂何足爲事爲之萬一哉大抵今日刊書之　命頻煩而下當此尺布斗粟不可濫用之時無乃有不緊文字參涉於其間

聊去歲湖伯欲刊節酌通編也愚乃極力挽止不但爲校正之未精也和叔本意想必同於鄙見只是下語未暢本意見晦節節生病使外人看之有似厭惡朱書者然甚可歎也所可憂者今日黑水餘泒漸漸放漲不知者若取此疏助之則其爲世道之害不細此則和叔不可不知也閔士昂所校劄疑初欲奉呈雨勢如此恐其沾濕而止

又 丙寅十一月

昨於金生祗承拜初六日委札謹悉憂患尚爾奉慮無已劄疑方伯之意如此勢須從之惟來自士昂三册終覓不得可訝而且生一事矣須以草本校過如

何羅書只吊慰而已自此亦循例答去耳槩聞其兄弟一效諸朴必相角立今日事亦其一端云爾聞以四學疏開端大起而老拙姓名復在拈出中皇隕慙蹙措躬無地從此萬初處亦難通寒暄字矣楊山書録呈聞渠以不絶此漢得罪於諸尹不少云與渠往復亦是難事如何如何

又 丙寅十一月

今月廿日書三昨承拜備悉示諭之意矣劉疑只宜私相修整以俟後世具眼者取舍是乃穩便底道理不料金相率爾陳 啓以煩聽聞使已展者不可縮何歎如之和叔之疏雖未必專指此事然亦其中微

細材料也方伯之不欲差送寫手於一處嫌其有同設局者然其慮亦長矣須速送解營下使之隨便寫出可矣且方伯受慫謗不細似不能久於此了當此事亦未可必若代者是別色人則不至沮辱亦難矣且聞文元老先生從祀疏將起於坡州積城等處未知孰主張是彼中如有所知者幸極力止之如何如何此雖出於誠心尊慕亦不可謂時義之所宜況或喜事浮薄之徒惹起事端欲觀善敗之如何則所係尤不細矣千萬留意也已作嘱孫書使之亟止而竊恐其力量未能故如是奉告耳昔年此論起於此間而愚不能力止者有以焉蓋其前數十年間忽有此

議愚極力止之而春兄則不勸不止愚嘗以爲此恐是道理故於其再發也不得不如是而但慮其言語不能稱停重以取笑於人則所關非細故略有所戒餙矣不料傍生新議附麗而猝起於中原以愚此間之人而渠輩則旋自藏形匿影取便於是非之外此何等道理耶隨後詳知則此論起於起處又非中原之所偏云噫其妄率不曉事之至此也今事雖與當時事有異而正此自中蠻觸之時又以此爲添新助沸之端則豈不益爲世道之害乎自聞此語爲之寢食不安亟作此以懇蓋自以抱此孤直抑鬱而無誰語惟高明庶幾知我者故敢此傾倒統希詧諒也

別紙

栗谷別集中太極問答此出於龜峰集草本初頭而其草本題目愼老所書也若是栗谷所著則愼老何無一言而書其題目耶且其所論時有妙契理致處而於論性大頭顱大肯綮處無甚發明只似隔靴爬癢似非栗谷所著故以此往復於和叔而終不相契且曰此出於李景臨家而有景臨所記云愚意以爲當初龜峰奉質於栗谷而仍藏李氏家景臨誤認以爲栗谷所著也及見別集印本則題下註乃有疑信語而又引大全翁季錄爲證夫翁季錄雖編兩家書爲一而翁自翁季自季各自部伍與此全不相干矣

若引大全所論游定夫所作入於二程集爲證則庶幾矣至如尹成諸録之見編則因人聞有謗議然後始知之此則全非我所與也及見印本則人之謗議果不虚矣此等皆出於傳聞無證之語而適足爲邪議之助此則此友似失於愼重矣設使栗谷實有是事只合編入於牛溪集附録以見二先生微有些同異得失而已可也蓋編書之體然也嘗記明道嘗仕於條例司而伊川不以爲得故删没於行狀中其微意可知今何必録出無證之言以資吹毛者之口而仍起彼此鬧端也至於先生因庶母辭家之說尤不近理以愚所聞於師門則其庶母悖惡果絶異先生

起敬起孝終於底諫此乃實事也先生嘗對客而坐有人來獻一盤紅柿先生意客飢以一枚與客而又自取一枚以侑之而入送庋也見兩窠之空大唱而罵曰如此欲之則何必入送先生亟取兩柿而入謝曰來客有飢色故徑與之吾果失誤矣庋也遂解怒而食此其一事也記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雖至於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以先生之至性盡倫寧有不得於親而背而去之之理也趙重峰學於先生者也亦遭此變終使其繼母兇若一如先生此事此則愚親聞於重峰妹夫朴丈事三矣朴丈仍曰聖人吾不見而竊以爲重峯是聖人也此時同春亦在座曰此心悅誠服之言也朴丈之子惟棟年八十三而深入黃澗山中讀書耕田矣若如言者之說則先生自訟疏所謂遂耽釋教膏浸水潤反覆沉迷走入深山等語

皆是欺罔　君父之言以先生誠正之學而寧有是哉故愚意以爲凡此無證之雜說一切刊去可也此等不與和叔商量則終無歸正處故常欲極言竭論而竊聞尹家以和叔不絶此漢爲咎其少輩則頗肆詬辱云心竊不安故不敢直爲商確欲介於高明而往復焉然成尹録之刊去必有大段說話此甚難處者也未知如何則可也此紙決不可輕易示人須相幾量勢而善處之

又　丙寅十二月

歲已暮矣竊伏窮山思想如噎茲者遂奉前書備悉示諭忻慰無已別集之待彼商復來意是矣但見京

裹書則說不拆封而置之云此說果然則此亦不相契可知矣姑且置之以待其心平氣和似可矣況於拾遺則尤不欲汲汲歸一以惹其紛紛矣並皆翕收以俟之如何大槩前書妄發有誇多鬪靡之語此亦性偏難克而然悔之無及年來飽嘗世變聞有風聲雨氣輒復魂悸心驚此蓋不但害於身而卒爲亡國之禍自然有懲羹吹韲之心矣南宮疏後聞館學漠然不應云其痕迹甚不好矣當初固已慮此故不願之意甚切矣二紙還送楊山紙頭籤處幸細看而詳考二程全書回示是非如何此友引喻常失於欠精矣

前臘承拜六日惠書備悉多少示諭其爲慰幸訖茲未已即茲新元並納休佑遙切攢頌也此粤自客歲重患寒疾寒熱交作元氣日耗年齡到此已是望外豈復望更延時月乎第因孫兒聞日下消息則憂怖之端非復一二而目前民人飢餓之狀有不忍見何故上天又復忍此況此歲是賊將他水東劊之周甲尤可憂懼南宮文字竟不能止雖蒙　溫批而他無應之者又聞泮中有人發論而有立異起去者云可謂徒生無事中事矣劉疑其已發迹耶其在同甫者想或還投否此甚關念耳李家事吾儕只合悔縮內

訟而已切不露痕跡可也惟是疇孫久居榮次而不能脫出日夕憂念行自病也竊聞　聖上嘗於夜對爲說　神宗皇帝之恩而仍有慨歎之教此非偶然未知渠何以對揚耶欲俟和暖約取鄭漳校過資治精華其時倘蒙來會當做山中一月相守深企深企

又丁卯正月

春寒政緊此時閤中凡百吉康否瞻傒非虛語也此歲前猶能撐支比來咳喘甚苦無藥可醫只以明水救急未知效敗如何也數日前蒙賜　別諭其時病甚書啓只言俟病少間當進一疏云而亦不可太遲故今方治疏而神思衰落語無倫脊恐益得罪於時

論也金憲之啓又大起鬧端而事係此漢將不得不略舉源委引咎待罪矣未知不爲揚湯止沸之歸耶其人謂人以爲自彼先爲謝過則吾亦從而謝之云此極可笑吾之所執雖曰妄甚而竊自附於闢邪之聖訓吾雖欲自屈奈朱子道之難屈何世人所見每如是詖淫可恠可恠

又 丁卯二月

連拜遠書殊慰殊慰劄疑毋送京裏姑藏江舍如何平康所隨去者因便促還爲望副本淨寫後卽令從孫康錫易紙呈納想今已入靜案矣聞疇孫呈于政院也瞷六位同坐而進之皆欲謄出唯和令以爲旣

請留中謄出不可云故只謄下半而播告羅輩將上辨疏而原人勞朴援無辨之義力止而其怒則極云矣文谷聞有辨議而曰吾恐下語爲難云矣然今日時輩正如淮屠因衆辱人難以義理相望矣排去節義之論起於起處而汎流放濶至於三學士之義聞於天下而乃敢詆毁此輩寧可以人理責之而項日達憲乃汚口論　啓以惹紛紜可歎可歎且自　上略加假借之色使彼徒增氣世道益無所望矣奈何奈何餘在令胤口達

又丁卯二月

纔以一書付令胤歸矣忽於官便承拜惠札甚慰慕

用之私副本於高意如何得見京書無不以禍胎爲言而惟壽洞書以爲百世公案矣此公精於物情以此爲言亦可異也愚答京書以爲如使朱子栗翁之道不泯於吾東則雖滅死萬萬無恨矣斯實情也此忽自數日前小孫之疾甚危山中之行不可幾矣相見無期令人悵然

別紙

比者自覺得與人酬酢有過當處而同春院享位次極其乖戾如黃世楨只知尊師之爲義而不知悖倫之爲罪至於懷院則俾與老先生接膝並坐又臨竹窻之配位夫竹窻是同春之自少解蒙而事之如父

者故於墓碣自稱以門人夫以門人處於南向正位而處先師於配位使之俯視豈非悖理亂倫之甚乎至於燕岐書院則又處同春於老先生之右其爲悖亂又甚於懷院矣公州書院之將享也因其有問答以須使同春與老先生異列無如懷院也蓋公院奉安朱子位板而東賢左右配食故也尹家門人必欲其並坐如懷院本州成閔諸生皆大家也不從尹門言而用愚言則春門少輩大怒稱病不與於祭此皆黃世楨作俑之致也日前懷享則只輕輕開說其未安矣今燕位公議至於如此則不得不力言以爲爾輩若謂同春之心必安於此則爾等之所以尊之者

適所以薄之也黃猶不悟而無變計而推委於驪陽可謂昏塞之甚也愚不得已爲作老峰書使與驪陽商量未知所見如何耳其書草本當在疇處幸取見之如何取見後所言如不悖謬幸與叔範令公商量而回示之也叔範處有書而不及此事然所言者亦不微細此則叔範想不以爲非也以此等事此間少輩頗有疑怒之意以愚爲抑同春噫其癡騃之甚也朱先生撰東萊贊曰以一心而合三才之理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可謂盛矣而呂門諸人猶有說話呂門諸人固多名人而猶且如此此間渠輩何足道哉然反而思之此等說話亦無乃性情過當處耶果然

則須警誨之如何如何

又 別紙 丁卯七月

範令別紙並止書還去矣範之云云愚以此事或頗得罪於人故曰者文義書院之追享同春也其章甫來問愚不答則又有換面來問者又不答矣俄聞乙者曰其不答意在世次丙者曰意在道德而道德之論竟勝矣比見北窓外裔所抵外孫權以疑書則說話甚多而末曰以勢力爲之死而有知豈能安於斯言乎竊意黃輩之未能精思也至於叔範所論竹野享事於鄙意有不相符者矣書院鄉祠事體雖別然以隣居教小學白首老師爲一飽俯就於坐膝撫頂

中表幼弟之下未知榮乎非榮乎無寧享於專尊之鄉祠爲安耶其子孫若果翹然則其不肖甚矣何足計哉且使同春言之俯視師長巍然坐於正位而謂之能安於心者竊恐非所以知春兄者也既知得罪而今又妄發宜乎仇敵之溢世也好笑尤可笑者前者答人之問已起紛紜今者不答而又起紛紜未知答不答中間有別種道理乎愚不能知可笑○羅疏當初使少輩讀之而和睡聽過矣昨日偶無外撓取而着眼則無非令人失笑之遁辭此何足相辨乎韓令輩可謂太多事矣然舉世爭爲彼左袒其爲世道之禍甚矣且念宣卜狀啓既出則彼此皆可以止矣

從此可以省事否

又丁卯八月

七月十七日書趁時承拜矣爾後日子已多未委學履如何沉潛思索之間不覺其造詣自深矣恨不得就而相觀也入山相邀之計到此深切而今朝即聞晦孫在錦病劇隕心燔撓萬念俱灰奈何奈何萬一有差歇之報則自賤疾彌留之後本有未死前進辭馬巖諸墓之意矣仍欲轉入山裏相聚旬餘而歸然渠疾之差何可望也萬幸成行則似在秋夕預當相報也前書下詢非面難悉大抵所欲奉稟者甚多賤行不成則或可取近一訪耶不可不稟而亦不可書

稟者頗有之故敢請之耳

又丁卯八月

岐路之別惘然何極今到後雲承此示諭愚則知有此日久矣前秋云云忘未記憶然竊意玉流諸少不密而然也有罪者何敢諱罪第觀朱夫子上藍寺與劉樞書也今日三達再逞矣奈何奈何

又丁卯十月

枯苦之心靡所適逞獨於江上清風日夕嚮溯忽此承書備悉多少示諭其爲慰瀉不可名言亡女禫事卜在旬二苦待來旬催畢其孤親事忽有敗症而似不可繩綸甚矣忍人之遺毒也此則小事而因此而

朱子不足法之說狼藉於其黨尤使人皇恐不能不氣塞也且聞今事峽意指適於彼而因疑不當疑之孤兒其兒益可憐也其外翕入地之後切望哀矜而庶覆也程書分類寫役鄙意於湖南亦不可全付須亟請小許而於所親守宰分請數冊如何聞伯祥不入於羣類云或可得力耶問之如何 頒賜冊子既辭侍從職名則請辭當矣觀於朱子答李公晦書可見矣然辭免事體亦難得穩便朱子每以辭免告身納於建寧府庫今或納於本府則或可而既甚稀濶兼且府官豈肯受之哉記昔權思誠始也還納於講院爲諮議時也未知其時講院何以處之若問於其

時典吏或可記得否然思誠後不能然則人或笑之矣並皆叅入思量如何

又丁卯十月

收藏之日淫雨不已未委深峽亦然否靜履想益佳安此中專以小孫疾劇日夜煎熬甚恨命道之窮也且自宣卜之說傳播彼之恚怒於此漢與畏相日甚一日截頭穴胸逼在眼前雖已任之而世道之憂曷可云喻然自聞此事非惟日前交好之爲可羞而攻治者亦甚辱矣從此斷置亦覺省事前日鄙書未知於高意如何今日言語例多爽實不如不聞之爲愈也仲和令公問目一冊乍看煞特精明可敬可敬此

無劄疑難可訂還轉以呈納幸一一批示則切欲憑據傍緣以報於和令矣第恨不得合席而商量也

又 丁卯十一月

雪色崢嶸江上亦然耶居然有剡棹之興而病未能焉何歎如之就達今廿二日將冠曾孫兒是殷孫第三子也請來賜教一之已多曾欲邀打愚矣忽聞此友奄有春服故不免再煩崇聽倘荷不以數爲罪而復賜臨教則渾家榮感何可勝言謹具禮享以俟矣

前書云云豈閔士昜所報耶其別紙録呈第聞連宰云李相實以此相言於我而今其所言如此我何敢與大臣相質耶我寧受造言之律云此亦可憐浦渚

云鄙前書亦忘報矣今玆所稟未知如何極欲承誨倘以禮事會合可去胸中之草木矣深企深企聞仲和令公爲寒碧主人甚欲於中間作文會矣

別紙

浦渚大學困得乍見經文下悉去章句本文而代以新說極令人皇恐矣徐以察之則其下低一字有小註此則還主朱子說且曾見春兄誦此老說云朱子是孔子後一人此可以贖元犯否大槩鄙意則以爲終不如不爲之爲愈也未知致道以爲如何余之痛闢驪邪無乃以不公見誚於死鬼也耶實不勝憂皇也

始爲此月計忽爲化翁所揄揶歸來耿耿不能爲懷蓋不但暮年離違之恨也未知已上免章耶此漢日覺餘景無多每於此役蘊結輒爲之忘寢與食也幸與仲和權倚餘事而專一用工如何此中染癘熾發尹孫奔避靡室家間亦有痛者愚未有庾叔褒力量而尚此安坐者以無隙地可往也仍想淮陽死亡亦坐如此形勢非不畏死也可矜可矜即見文義所示則江臬以尹事上疏被拿而捧入承旨亦有罷推之命云未知信否不勝驚訝也鄙外生權以疑嘗言其人外若仇怨而陰與之甚密亦未知如何

別紙

別恨久而愈不已偶記邵先生秦川寄薛姚守倅詩敢改二字以符今事以呈乞與寒碧和示也古語和陶詩古和杜則聖今如此詩則必內聖外王矣惜乎愚不能也好笑

歡聚十許日回首都如夢明月與清江東軒又難共十許本作九十仍謂當時相會至於三月之久而吾輩不能兼且先生留人官舍許久今拙者非無致身於寒碧以聽嘉誨之心面實懼主客俱相累而不敢奈何先生獨專清福於千載之上耶

又 戊辰六月

石室心制君至方與娓娓也忽得來書慰瀉不可言承　新命尚未出場深念深念以此擔閣所事此日眞可惜也別紙謹悉尹之白地做言自其能事疇也嘗言彼於其先累無可奈何只欲以祖父爲無狀小人要以自解云此正得其情狀也羽台思之愈覺酸噎其弟豈有支保之理其仲之疏收殺處切中時輩事故其怒方熾此如良醫下藥病臟自受無足怪也惜乎猥入不當入之叢中以授人好題目此不聞退溪南冥爭端得失之過也道源書節録以呈此亦時運所關奈何奈何仲淳自廢可敬可敬此志既牢則鐵輪雖轉于頂上亦何足動一髮也京客有言疇也

人之廢之也甚嚴無事於自廢鄙家無所幸而此爲大幸耳

又 戊辰六月

所事今如何相念不可言賤疾幾於不能言矣竊見邸狀則姓名屢騰疏章心極不安不可無待罪之章兼且泮題乃以誚侮孔子語試士則其源蓋出於賊鐫攻朱子而尹家黨助之故其泓澒大以至此極亦由此漢斥尹而激之也蓋時輩家法事關於尹則必加一層以張其勢如攻入山之說則發出落髮之誣如攻權金之說則推上於三學士今以攻斥悖朱子者而上躋於孔子蓋不如是則不足以張尹之勢故

乃盡死而無復忌憚也其禍豈止於洪水猛獸而已哉今若畏死而不言則烏在其平生讀朱子書哉此與妄論時事者有異截頭穴胸固所甘心矣須與仲和商量見示如何此事不欲株累於人不可疎脫也且有一事石潭埋沒誠不忍言矣舊有高山九曲歌藏在篋笥昨因金季達呈送於京裏及東郊矣此乃老先生所作而金南窓筆也欲摸勒爲板本仍爲九曲圖付其下而且用武夷九曲詩韻題於各曲之上則可全勝事一圓焉已詳告于諸老矣武夷首韻則愚也妄執其咎其下九韻谷雲天倫及仲和外誰可託者亦與仲和商議見示也今領如何某中做言愈

出愈新其意蓋以爲某必爲無狀小人然後其父得爲君子云爾其無所不至宜矣

別紙

尹諧云希仲幼年自悟有志於學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義不拘註說而言論見識實有超詣過人者公以爲短長相補要非世俗之儒深與之然未嘗不憂其才而戒其病累以爲戒而希仲竟不能從以至於敗據此則其以鑠爲隣於生知也無疑矣其至誠尊尚也無怍矣其所謂憂其才而戒其病云者特以自敗後言之故不得已强爲此說以爲先見之端雖自謂縝密人不能覷破其種種破綻真使人發笑

而鄙唾也鄙見如是未知高意如何須與寒碧覽過
回教幸甚

又 戊辰八月

秋序向深熱勢愈煩未委此時閑中凡百清勝無他
否區區瞻戀無日不勤也比比以小孫疾劇煬煎愍
惱心神燥渴雖己病沉苦全廢寢食而亦不暇念及
也奈何奈何惟兒子罷還疇孫不日隨來私家之幸
莫此爲大耳日者竊聞憲府多官由我罪罷不勝皇
愧欲以短疏自訟老而不死貽害　清朝之意又念
既入文字則恠石事不可全然放過故亦竊附上藍
呼燭意略略插入矣京裏親舊預憂如此以書逆之

在路傍者奪疏本還之蓋謂方　上侍疾憂遑之際仍有　慈候因此轉劇之教私情雖不安何敢以此時煩瀆乎從前所戒者不聽人言而見敗也以故淚然削藁隱約慶元天山之象雖不敢僭擬而心竊笑焉京裏諸議或言稍觀事勢終不可無言未知此言如何耶幸量示之分類書昨纔推還於湖營矣竊擬隨身東去稟議付註凡例疾憂如許未卜其早晚極用蘊結

又　戊辰八月

復書諸卷嶺外文字未脫俚俗而硬說理致昔年櫻疏并攻朱子說以爲異端眞所謂一手誤着全局皆

敗者也其爲可笑誠如來諭惟今則不然其文必出於京裏而其經營操東當如武侯之營壘況也朱夫子論碁以爲不可以彼之不知而我不可以不備今日事正如是耳京疏動靜聽聞非一只虛彈可怕耳

又 戊辰九月

臣民無祿 慈懿聖母竟至昇遐普深隕痛不能已已恭惟 聖上累月侍疾之餘仍即深壘之位其爲憂慮虞愍曷有其極今胤西來仍拜訃前書備悉示諭矣誣侮先賢題目甚大聲罪致討之舉東西相應而起雖以 國哀而姑停終不但已第聞彼此措置雖自謂如武侯營壘孰知解事者從傍冷觀也先師

雖於文簡先生引論經權而略有所疑然於小學續
錄請行刋布以惠後學人有崔獄之疑快辨其誣皆
載於新刋文集切謂尊信文簡者雖其門下諸人未
有及此者矣若其因事竊疑則雖以伊川亦未免於
和靖則今之疑怒而至名先師肆其咆哮者未知其
何如也此皆驪水餘波可見其諱不得也最是美門
以白地造言爲能事此則因驪水而又一變矣令人
更發一哂矣知有早晚來期果爾則何幸如之而不
敢幾矣嘻孫復以新伯之嫌疑今已永歸不甚用力
而同享仲淳之快適矣孰謂吾家亦有得便宜時節
也自餘都付幼晦口達

前後書次第承拜知體中不無所慮奉念深矣昨得體元書以同甫問答臺論儒疏一時將發蓋聞吳於坡門子孫挽辭倡言牛翁被誣事以激動之而自尼白出覺言以爲材料其勢安得不然蓋於吉甫雖云伸辨而只著其不易之公論故無以泄其忿而欲移於牛翁以爲一舉快捷之計我若不死則亦當悉其源委曲折以明其不然耳惟白出之言愈往愈奇渠輩相對亦無愧心乎牛翁受謗無大於殺士而坡門則欲附仁弘而緩其禍老先生則直斥寒岡而白其冤愚未見誠於牛翁者有如老先生者也惟於栗谷

先生則不無差殊觀夫孔門人至曰賢於堯舜堯舜之不賢於孔子亦遠矣然未聞尊堯舜道者怒孔門人而醜詆也今人坐於童觀仰人鼻息競爲紛紛而不知耻可哀也已

又別紙　戊辰十二月

竊聞事機甚迫而訖無聞焉豈彼輩謀計甚密人不得而知耶抑將叛遲禍大耶抑俟殘喘之絶耶未可知也欲及未絶而入此文字以伸先師之誣而倉卒起草不成倫脊幸加刪潤而還之如何寒碧並加繩削則幸甚而第有石介一款似爲未安去此而與之商量則如何惟在財處之如何耳刪潤之後使少輩

正書一通而示之便於眼目則幸甚而不敢望也

又 己巳三月

前月廿四日一行到康津滿德山白蓮寺以舟楫未具又未得風留四日脩竹脩脩多栢盛開眞異境也日與隨行士子朴光一重繪等講論疑義多相契可幸廿九夕裝載登船今月一日發碇夕遇大風人無不病夜入浦村翌日留而待風三日發船出大洋日暮風勢不順艱得到岸則東方旣白矣一行皆病留岸村一日五日冒風入州城金吾方督楮棘矣作看風土則非人所居而氣候亦異常漢拏之山積雪甚厚而山下則花事爛熳已食蒿苣矣 聖恩寬大使

此纍臣假息於此間感戴鞏祝何可涯涘惟誣辱之言上及先人此則亟欲滅死而不可得也奈何奈何第惟先人所撐拄上與白日爭光雖爲兒舌所誣上天監臨有何傷損乎以此自喻則一息尚存不至大罪也耶舟中看過退溪高峰往復書三册其周詳謹愼可謂置水不漏宜其全身盡年而令名無窮也滄洲公嘗言君不學退溪而誤學朱子將見禍敗不貲矣到此地頭益見其言之有味也然實學朱子而有得於毫末則雖滅死而萬萬無恨古所謂朝聞夕死者如是矣而何可望其萬一耶且如當時雖以朱子爲逆黨之魁至有乞斬之章而侂胄終不敢下手者

以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也今之時與當時既相遠又當攻斥朱子以及於孔子之時乃以眇然瘝力要救其萬一宜乎禍衅之此酷也今事如非聖上之仁明則其得止此而已乎　聖恩既如此而吾所主者朱子也栗谷也則上質皇天而無愧矣亦庶乎有辭於斯文矣惟所修大全劉疑未及卒業而遭此其所耿耿於心者一似朱子晚年之於禮書也此事惟在高明及仲和而仲和禍衅方殷恐未暇念及於此然亦恐脫差除之撓則晨昏之餘似當專一於勘定須與商量也意者天心尼人而亨道乎所欲言者氣縮不宣○自農自華隨行書冊須録示某札又欲

摸置別本意甚善矣不使仲和知之似未安而每以其渭陽爲慮也此則量處也

又己巳四月

此來一切無事庶可整釐得若干書册矣僭不自遜竊意有不偶然者存乎其間也今則禍機此迫頭亦不粘頸上矣此志已矣其元未下工者姑置不論其已始而未能卒業者有若干焉孫兒等將以奉納于座下矣幸留意畢功如何此皆朱門緒餘而先師遺意故不敢以夕死而自沮焉須與仲和協力又求助於同甫汝九美伯諸友則亦可以得力矣最是論孟或問精義通編工夫浩大訖事未易可念也

別紙

易傳得涪州氣力可驗於未濟註說矣此蓋造物不無意思而今日則禍機已迫恐無須臾之暇也來此後畢修論孟或問蓋以精義分註編入於或問逐條之下使讀或問者知先生辨論取捨之權衡矣蓋自數十年前已有此意力求精義不翅飢渴而不得也頃歲李參判擇之買於燕市以來亟加編摩而傍無强輔遷就至今矣此來無他酬酢始得卒業謹此呈納幸更加勘訂俾無訛舛如何黑水之道復爲昌熾晦翁著書垂世之意晦塞而沈痼矣欲及未死之日修補餘殘要使同志密傳而講明之今則已矣幸於

今日並與前日所託諸書勉就了當如何天下事雖戒急卒亦忌因循吾友此日眞可惜也觀此火色吾友亦恐不免若遇成都隱者則尤幸矣○兩賢黜享之後士子亦何心於場屋哉須令賢弟才胤捨置外事專意奉助至佳至佳

今世士子看退溪集者多矣其中不無商量處此則不可不知也愚嘗錄出以爲一冊子不知今在何處所修數件文字孫兒從當呈稟矣須捨置他事專一勘定以惠後人如何

嘗觀實紀所收一条先生見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

克己求仁之功蓋於大全語類此意思屢見於酬酢間然其節約緊要明白表章未有如此条者吾儕今日所當服膺者也或疑此条無致知工夫此不知克己求仁而捨致知不可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又專一讀書尤求放心之一大節度偶見實紀警省於心者實深故聊以奉告

少輩持我之說不一而其中最以爲大事者某於吉甫未嘗有言而及其子詬詈某然後某始言吉甫之不是此說極恠吉甫之與鑵交歡未知的在何時而蓋自鑵之爲權秀夫妹婿時而相友也蓋權是吉甫妹婿也余於　崇禎乙亥秋見鑵於塲屋爲問昏時

以古禮行之否答曰始欲行以俗禮請圖繞於吳相公則吳相曰吾可往矣然圖繞是俗禮也何不以古禮行之云故從其言矣據此則鑰之入權家當在甲戌乙亥間而吉甫之友鑰似在此時矣余之斥鑰以斯文亂賊者在丁丑亂後斥吉甫以亂賊之黨者又在其後而拯之出入吾家又在其後矣其時同舂語今門長宋高敞曰尹拯之事吾所不能爲矣尤菴每斥其父爲異端而今乃屈首受書彼師弟終保無事耶據此則吾之斥鑰當在四十年前矣何以語怒其子而斥其父耶至於江都事則吾嘗甚恕蓋以其丙子請斬虜使之疏大振義聲又江都後自廢而從事

於儒賢則有過自新之實也及其子以其時不死爲十分道理斥權金爲無必死之義又以其嘗稱死罪臣者非以江都不死之故以不赴 召命之過也又以其自廢者非自耻前事也乃量時量人而不出也然則前日所取而進之者皆歸虛地而使人恨其見欺而又江都時改名宣卜之事發出則是恐悔於上疏時姓名爲虜所覺而爲此駭笑之事醜莫甚焉夫然則雖欲回護得乎前日之愛惜今日之譏斥因其事而異義何足疑乎

文谷竟至於斯痛哭傷割曷有其極殄瘁之慟奚但郭有道而止哉拯徒常於此老視若仇讐今乃假手

而殺之豈不大快於其心哉士林從此益無宗主矣然乃與兩賢同其戮辱昔紘鏜輩請斬朱子乃在孔廟塑像腰脊斷絶之時何其異世而相符耶蓋運氣自然相關事之冥會無足怪也李延平嘗往謝奇自獻曰靜菴被衮貞殺死故士林至誠悲痛至欲從祀文廟今吾師之道德益高蓋將由今公輩而與靜菴同歸矣此雖似戲言而亦有其理矣第今士氣當於斬伐之餘益以衰微變換當如彧之附曹羣之忘漢而彼挾天子以令諸侯者益復猖獗籠絡一世難矣難矣奈何

奉訣致道已巳五月

朝聞夕死聖人明訓而八十餘年終不得聞而死焉孤負天畀之重矣此爲媿恨於心耳又有所銜於心者一生讀朱子大全語類其中不無可疑者亦有難解處切欲抄録略爲解說以與同志商量亦以示後來之人矣惜乎未能成緒顧念今世以此相託者惟吾友與仲和耳須與同甫汝九美伯其餘可與共事者協同整理如何如何朱先生嘗以切要一言教門人曰只取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二章爲用力之地又於易簀時授門人以直之一字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盖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發前聖之所未發者浩然

一章而亦以直之一字爲養之之要朱子又以大英雄必從戰兢臨履做出聖人傳授心法斷然可知矣日前非不講之熟矣而行之不力未免爲常人慚悔何及此足以爲戒故敢以奉告仲和前才成慰書而餘事不忍及焉見時從容說及如何自餘千萬努力不得面訣之恨彼此何殊儻甚不能自書略此口呼

別紙

劉凝分類外又有所録若干小册子須徵於孫兒輩見之如何此等事必欲與和哀共之者曾見清陰先生取大極圖說註脚與商量又贈詩曰婺源追正脉云云而文谷大爺亦於劉凝致意不淺繼述之責正

在今日故如是耳

顯廟朝湖西似是天安一士人上疏請立　萬曆皇帝廟其時異論之人託言　天子之尊不可祀於偏邦又其祭儀不亦難乎云余知其時議之終不可行只言此言出於此時其人可尚此則不可無嘉尚之典又不肯聽心常慨然矣其後華陽石龍旣刻　崇禎皇帝御筆又刻於片石藏之煥章菴而又有文谷哀詞此爲之兆矣常欲建一間祠宇于煥章之後左以牌子書　萬曆神宗皇帝　崇禎毅宗皇帝春秋依武夷神禮祀以乾魚酒則用書室基田所出務其精潔惟祝辭不可不盛其稱頌也此事經營於心者久矣

未果而至於此恨孰大焉其以天子之尊不可祀於
偏邦者此實無識之言也韓退之時有楚昭王廟而
遺民私薦之故退之詩云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
屋祭昭王鹵軒嘗於所守之州立虞帝祠而祭之而
朱先生有表章文字此豈非可據之典乎文谷詩亦
使可賡之人賡之聯爲大編藏之於菴裏亦一事也
非禮不動四字老峰奉來者也片石所刻李擇之摹
出者也此事當與金閔李諸人議而成之則善矣此
事力極簡不難成矣雖有非之者既有朱子南軒故
事何必自沮也惟書室基田聞守婢之言後頴亭奴
子乘我巨濟時以爲其上典之物而欲奪之云若然

則難矣若備本錢付之菴僧則亦是一道耶須善思之如何若與三家議之則必有良謀矣始欲配以孝廟矣更思之此則非但事體未安時人必以爲大罪不敢生意矣年年祭官則忠顯宋公子孫在本州此可任之而其餘洪卞諸君亦可也曾謀二程書寫役也吾友斷置其按使此義精矣斯役也尤不可不審也　神宗皇帝祝辭主於威德加於壬辰東人受賜　毅宗皇帝主於國亡君死之正也

朱子嘗論莊子害正之說其中最以爲惡無近刑一句爲悖理之甚竊嘗思之此說最中後世好利取便者之心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此邪說之尤者近

世一種兆睟義從衆倶步尺二利字之訖三上卯七之
朱子之拈出而痛斥者其旨深矣然而至論大學則
極稱莊子見得道體又表出其語道而非其序則非
道也一句以爲此承接孔門源流曾點之徒正如此
人須理會自家本領通貫却看此等議論自見得高
下分曉又曰佛氏好處皆出於莊子但知不至無細
密工夫所謂賢者過之也此則朱子却以細密歸之
莊子也蓋朱子於大學論此者蓋以大學階級極其
嚴密不可毫分躐等孔門立教之意可謂至矣而後
之學者不知其理如陸氏抛却格致工夫而專務誠
正亦有不先修己而遽欲齊治平者此不知其終不

可有成故嘗曰若真有蹺等者豈不可敬蓋言其斷無是理也今者得莊子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一句真有合於大學之旨稱道之至於如此其警學者深矣蓋朱子於莊子見其本末長短無復餘地故痛辨其害理之說而又極稱其契於聖道處如非識高而心公之至安能與此哉